

无錫国学专修館讲演集初編

撫錫國學專修館講演集初編

序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蓋周未艾時以士氣質多柔故偏於不及者多洎乎戰國處士橫議百家雜興氣質多剛故偏於過者多風會所趨激烈震盪遂釀成焚書坑儒之禍道之不行不明其爲害不尤大哉吾爲此懼矣無錫國學專修館錢塘施省之先生捐資所創建且刊刻十三經以餉多士盛德偉業可垂不朽本邑孫鶴卿先生又益擴其規模而圖有以繼之本年冬第一班諸生畢業既印文集初編質諸當世余又令諸生習爲講演以資應用諸生乃殫精竭思各盡所長彙成若干編余特囑其於畢業前稍加肄習復擇其言之雅者著於篇迺詔之曰諸生之心亦良苦矣茲編所載大都發明經術性理扶持名教綱常有如亭林先生所云文非有關於世道人心不苟作者本此以修身救世其爲道也不遠矣余復何言雖然諸生將離我而去矣懇欸之誠往往溢於辭表余又烏可以無言蓋凡人之學問品詣所以終無成就者其弊不外二端好高

驚外炫博矜奇卒至誤入歧途此其一也出見紛華而悅揣摩風氣以道徇人此又其一也循是二者浮沉汨沒用是安於小就而終不能底於大成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是由前之說賢與智者之過也又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是由後之說愚與不肖者之過也俯仰宇宙橫覽古今有志於聖賢之學者殆不啻恆河沙數迺皆沈溺於二者之途行不能修而言不足法求所謂依乎中庸不見知而不悔者杳乎渺乎若祥麟威鳳之不可得見道之不行不明豈不尤可懼哉荀子有言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是余夙夜兢兢所期於諸生者雖然青者或退爲藍冰者或渙爲水猶未漓其本也若夫青者化爲蒼赤冰者雜以泥沙則一往而不可返矣昔漢代儒者崇尚師法墨守一先生之言不敢有所出入宋元而後分別學派各有師承無所違異論者或病其迂拘然其用意豈不然哉矧邇者世變紛紜不可究詰所以迷惑吾之天真淆亂吾之本性更有出於形容擬議之外者諸生平居砥德勵行固無蹉跌之虞然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余既有無窮之希望即不禁有無謂之憂思曾子曰長日加益恆不自知履薄冰者每履而下此砭乎氣質之柔

者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策乎氣質之剛者也諸生其益勉之哉爰卽以所贈之言書之爲序焉癸亥冬月館長唐文治序



無錫國學專修館講演集初編目錄

高忠憲易學

侯 堉

詩經之社會進化觀

畢壽頤
王 璣

周禮教育行政

夏雲慶

婚禮概論

唐 蘭

春秋外交概略

嚴濟寬

左氏傳禮學概論

蔣庭曜

論語政治學

丁儒侯

孝經大義

蔣庭曜

孟子義利之辨

錢國瑞

孟子之弭兵學說

畢壽頤
王 璣

讀史記之研究法

吳寶凌

性理學概論

吳其昌

寶應王白田朱止泉兩先生之朱子學

王蘧常

朱子一元哲學

吳其昌

人道教育

陸呂年

整理我國古代名學之方法

唐蘭

文學與道德之關係

俞漢億

讀文法

唐景升

無錫國學專修館講演集初編

館長唐蔚芝先生鑒定

高忠憲易學

侯 堉

高忠憲當幼年時、用功讀正蒙、四十二歲即將正蒙注完、已知道氣不分之旨、凡張子言易經處、又皆深知其意、至六十二歲、著成周易孔義一部、先生之易學、至是大成、但先生嘗言、易无之而非是、又言人人自有之、歸之易書者何也、是將易經爲本身、本身爲易經、不必僅在書上求易、故先生平日所言、約有十分之五是易經、又有十分之二三爲易理、吾輩讀周易孔義等書、固知高子之易、讀高子文集與雜箸、亦可知高子之易、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數句可以贊高子、亦可贊高子之易、茲用分析方法、將高易略述如左、

(一)關於心性 明萬歷時代、性學破裂、心學亦破裂、人多在知覺上求性、又倡三教合一學說、如管東溟等喜爲大言、常想虛見心性、故以神武不殺飛龍大人推重如來、以乾元太

極隱指毘廬性海、此時之心學性學既壞、而易學尤不可問、先生則根據易經、常言平常卽性體、以其清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在二十四歲時、壁間悉黏一圈、又言吾當爲太極立骨子、此卽本於易有太極、以求己之性體、大概性乃心中自然之精明、卽心中自然之條理、不容絲毫人欲、夾雜其間、只念念止於仁義禮智信、如太極本無極、而自生陰陽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各成其卦德、先生又云、敬以直之、不加毫毛、又云、閑邪存誠一語、本體功夫兼至、蓋先生探討乾卦坤卦消息、而知性不過敬以直之、不過閑邪存誠、日日據乾二坤二用功、則性之本色自復、而性與形色、無甚分別、又常玩復卦之旨、而用來復功夫、玩大傳之旨、而用洗心功夫、易經復卦之初、卽乾初之善、天地之陽、十月剝盡、十一月子時陽復生、人心之善、爲外物與習染所蔽、必常常來復、長養其些微之善、方謂之心、又必洗心藏密、使心之虛靈炯然、不凝滯於事物、能運其所性之理、方謂之心、然心乃氣之精英、氣之充塞無間者、心之作用、故先生讀易深思、注孔義曰、人之一呼吸者、天之一闔闢、注正蒙亦曰、吾心之神、卽天地一闔一闢之變、又曰、人之一呼吸、應乾坤一闔闢、皆由氣而言

心心中盡是善氣、自呼吸發出來、可使人人皆善、乾坤亦與之俱善、此心之得其作用、孟子所謂浩然之氣、（高先生言浩然之氣即易體）在卦爻上說、任他紛紜雜錯、吾心總由凶而趨於悔、由悔而趨於吉、方得謂之爲心、惡氣由呼吸發出來、可使人人皆惡、乾坤亦與之俱惡、乃心之失其作用、孟子所謂梏之反覆、在卦爻上說、任他變化、總是由吉而吝、由吝而凶、不得謂之爲心、高先生觀未發重涵養、常覺心中潔淨靈虛、皆從呼吸闔關中看出心之氣來、由是觀之、高先生言性本於畫前之易、本於敬以直之、本於閑邪存誠、高先生言心本於來復、本於洗心、本於呼吸闔關、心性看得不錯、皆由其讀易之時、功夫用得不錯、

（二）關於修悟 高先生曰、了悟者皆乾、修持者皆坤、又曰、一覺便是乾、一敬便是坤、又曰、覺其放者乾知、直養者坤能、此數語皆從易經上言修悟、却是發前人未發、亦頗難解、惟高先生又曰、心、天也、身、地也、身心自相依倚、與遠確齋書曰、乾之易也以健、坤之簡也以順、蓋以健順而易簡、非以易簡廢工夫、可知高先生重乾之健、以之爲心之良知、了悟自己所發之妄念、天行不息、而所知亦不息、乾之健即此心之健、方寸賴以不昧、又重坤之順、以之爲

身之良能順乎天理、日從戒慎恐懼上用功、故云敬云修持云直養坤之厚德、卽身之厚德、此繫辭傳所以謂乾坤爲易之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蓋卽良知良能之作用、人之所以能配天地、卽在于乾之知、坤之能、夫然後能成性、夫然後能得道義之門、此種內外交養方法、讀易者從未悟到、高先生獨言之、其精密爲何如、又注大畜彖曰、大畜、大涵養也、注上九爻曰、何者、驚喜之詞、何天之衢、所謂一旦豁然、又嘗曰、大畜上九、畜極而通、心境都忘、宇宙始闢、方是乾知、夫畜乃陽息卦、上良下乾、爲止於天理之至極、上九豁然、是畜理充盛而徹內徹外、無不了悟、此爻自本義後、鮮能推入心體而言之如是之妙者、注震大象曰、君子恐懼修省、何時不然、豈獨洊雷、一切恐懼之事、皆君子修省之益密者、又嘗曰、易之工夫、只是一懼字、高先生內既能悟、而兢兢業業、日著力於居敬、從事於一言一動、威儀容貌之間、蓋真悟之後、繼以真修、或疑高先生進學次第、均由悟入、失之以心罩籠、是不然、高先生之悟、祛心中之妄、還其天則、所以資夫修、復劉念臺

書曰悟則物物有天然之則日用之間物還其則答羅匡湖書曰悟前妄爲主見真體固難

其注渙卦曰、人心渙其妄、卽聚其真、而還其真、卽拯其

渙又嘗曰、憧憧往來之心、變成寂然不動之心、渾是易矣、此皆高先生之悟也、即无妄之道也、孔義曰言心法者莫備于无妄而戒慎恐懼之功、貫徹動靜、（與顧涇陽書）謂之籠罩、是不知高先生易學矣、

（三）關於從政 高先生從政大旨、盡衷於易、易理與政事通處、只在陰陽循環上測驗、朝廷多一君子、即多一分陽氣、多一小人、即多一分陰氣、高先生深得易理、故其所扶者必爲陽、所抑者必爲陰、答湯質齋書云、聖人參贊化育、只有扶陽抑陰四字、謂之扶抑、畢竟特有低昂、特有低昂、畢竟衆人不識、故衆人不識、正君子苦心獨運處、又與徐檢老書曰、至于扶陽抑陰、則君子之定着、主宰于陰陽之外、萬變而不失其常、而注解之九二曰、解天下之難者、去天下之小人而已、此即先生抑陰之意、答孫洪揚書曰、循此而往、微陽或有充長之機、又答李孟白書曰、台臺入朝、爲剝之碩果、不可輕動、絕微陽之脉、乃先生扶陽之意、綜觀先生、生在位、一劾崔呈秀、再劾方從哲、似于克去小人之外、無救國之良策、蓋非忌小人也、乃自己向陽明處去也、答章衡陽書曰學人念念向陽明去去之有礙、故盡力與積陰爭也、魏忠賢大恣、高先生去、可

謂不勝抑之陰、不勝扶之陽、然先生以山林散人、致書於朋儕之在位者、無不以扶陽抑陰相勗、可見從政之道、先生之所重者何事、而先生讀易之時、所重者何事、不難覆按而得之、

二二關於黨社 高先生主講東林而後、有所謂齊黨、浙黨、孫黨、趙黨、東林黨、而復社幾社

應社、聞社、讀書社、南社、紛紛傾軋、至明亡而息、人多以黨錮咎高先生、謂先生標榜、不知先

生之講真聲氣、答張江院書云天地間自有真聲氣亦本於周易者多、周易三陽在內為泰、先生釋泰初曰、君子

進而用世、退而自藏、必以其彙、三陽在外為否、釋否初曰、君子豈忘世哉、其志在君、故聖人

復明君子彙貞之志、先生重其彙、故嘗欲以羣陽之勢、碎羣陰之勢、其作朋黨說曰、小人中

之庸人、漸化為君子之黨、常用泰之包荒、小人中之奸人、陰附於君子之黨、當用夬之惕號、

注夫豕曰但告勅於同類不負於異己君子之黨勝、而小人之黨散、天下之治、治於君子之黨、而非論於黨之有無

也、此道不明、君子反相戒為黨、悲夫、人又以附和東林者眾、咎先生不察品類、是尤不然、先

生作洪平仲傳曰、朋友同於道、不同其不可異者、而欲同其不可同者、未有不亂倫、此與

孔義之指正合、孔義睽注曰、君子所同者義理也、所異者世俗也、惟其同也、故不得不異、惟

其異也、乃所以爲同、注未濟大象曰、薰蕕不使并器、邪正不使並立、華夷不使相雜、則并育而不相害、蓋自唐虞、九官四凶、分途別派、千古一轍、(答虞朋來書)正宜聯正人以克小人、化小人爲君子之流、東劉范黃侍御云正人聯爲一體不必諱言黨社、以致羣陰不可遏抑、且先生

曰、儘作靜功、吾性中却無門戶、則有門戶者時勢、無門戶者心性、亦易注其同也、不得不異其異也、所以爲同之意、後人無無門戶之性、紛擾於有門戶之時、遂至潰裂、不得歸咎先生、

(五)關於氣節 高先生當魏大中被逮時、操舟送之、羣小大怒、已而逮周忠介、先生知禍及、緹騎至、遂北向叩頭、端坐水中而死、古今傷之、吾讀孔義諸書、恍然於先生之生死、先生注困大象曰、不能遂志者、不能致命也、今日一切聽之于命、吾順受而無容心焉、是委命而非致命、甥按何氏格云致猶委也與此異致極于命、知天所付之正理、何志之不可遂、注坎象曰、刀鋸鼎鑊在前、貞心不易、處之泰然、即殺身成仁、亦往有功夫、刀鋸鼎鑊、人人之所畏、先生泰然處之、其心貞也、所以成其仁、即所以致其命、非死於意氣者可比、故先生嘗曰、忠臣義士、只是一個主宰、雖殺身也不痛、又曰、名節只家本色、當高橋送魏大中時、曾曰、嘗夜半腹痛、痛不可支、

起來覺此心精明、痛亦隨止、尋偃息、痛復如初、仍起坐達旦、不藥而愈、(高橋別語)此夜半忍痛之心、即處坎處困之真理、赴水而死、乃充此真理而大之耳、後世慕先生大節、當知先生大節之成、皆本於易、

以上五者、僅高易之大綱、高先生之於道、悟於汀洲、養於水居、水居在無錫五里湖、高先生在時、嘗有詩曰、一卷羲經至夕陽、又有詩曰、洗心藏密吾曹事、長掩衡門獨撫松、今之夕陽、今之孤松、當不異於昔、吾輩低徊遺躅、宜知高先生之明心性、講修悟、重從政之本、倡黨社之功、礪氣節之貞固、皆由水居玩易之時、闡發透切、遭時不造、溝魏崔之難而歿、先生之不幸、正易學之幸、然魏崔之徒、豈僅限於明之天啓、吾輩知先生讀易之得、又讀易而自得之、庶天地間有真心性、真修悟、真政事、真黨社、真氣節、推隱而達之顯、原始而反之終、而後爲不負先生、水居一片地、清昶秀潔、固知有能追鄉先進而起者、堦不敏、謹述概略、希 教正之是幸、

詩經之社會進化觀

王遵常
畢壽頤

考求我國之社會進化，循流溯源，當從古書中研究之，然其事至非易易，或爲一家之著述，或出於史官之記載，根據上二者以觀察社會之進化，其勢有所不能，今欲出於離人思婦之口，載諸騷人墨客之筆，記錄各國之風土人情，無所隱匿，無所忌諱，而得社會之真詮者，厥維詩經，且研求古代社會進化之資料，亦莫富於詩經，故吾舍他經而專論詩經。

詩經一書，上自商頌，下至十五國風，其間八九百年社會進化之程序，約可分爲三大時期：（一）商人尙質，而其弊漸趨於鄙畧；（二）周人繼商而興，矯商之弊，而承之以文；（三）周自東遷以後，文勝而漸敝，相率趨於浮靡夸詐之習，簡言之，卽爲尙質時代，尙文時代，文敝時代是也，茲約略分述之如下。

一 尙質時代

商代社會之尙質尙鬼 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祀其先王，商代之詩，散佚無存，以祭祀所用猶得存十二篇，此卽尙鬼之一證，今所存商頌五篇，獨詳於奏樂之制，毛

公謂殷尙聲、周尙臭、尙臭禮節繁縟、尙聲禮節簡略、又如公劉當商之中葉、篤公劉之詩、云、酌之用匏、毛公謂儉以質也、皆可爲尙質之左證、

民情之樂安靜 大凡尙質時代之人民、都喜安靜、司馬遷曰、詩述殷周之際、安謐且長、所謂安靜、賅有形無形兩義而言、無形者民氣、有形者動作、而有形實隨無形而轉移、讀詩至公劉遷邠、古公遷豳、數章、以不遑寧居之事、而一無囂然不靖之氣、爰始爰謀、何其從容、迺順迺宣、而無永歎、何其安且寧也、此可以推當時之民氣矣、推民氣以觀俗尙、則十得五六、證之尙書盤庚、安土重遷之意、益覺吾說之不謬、

推由質變文之趨勢 尙質之敝、必至於野、而社會上人事之自然遞遷、則必日演而不窮、漸趨於繁瑣、則質將不勝用、天地間物質之自然變化、亦必日演而不窮、漸趨於繁復、則質亦不勝用、於是於不勝用而欲求其勝用、遂不知不覺漸趨於文、由質入文、必然之勢也、亦天理之自然也、故殷周絕續之際、非特爲兩代之興亡、質變文之關鍵而已、實我國古代社會進化之一大轉捩也、

推測當時西北方社會之進化（由遊牧而進於農治）周之初代，咸云以農立國，證之於詩，殊未敢信。篤公劉之詩，一則曰逝彼百泉，再則曰觀其流泉，又云夾其皇澗，溯其過澗，鄭君謂皆布居水草之旁，又云于時處處，于時廬旅，此二句實繪出當時遊牧之景象。緜之詩云，率西水滸，又云周原膺膺，萑荼如飴，可見當時之人民逐水草而居，靡有定所。然公劉詩又云，度其隰原，徹田爲糧，緜詩亦云，迺疆迺理，迺宣迺畝，是蓋由遊牧而進於農治之證據。善乎英人甄克思之言曰，遊牧耕稼，同時並進之事，特農事不精，而與今攷之於詩，又可得一反證，即無羊之詩在宣王時代，此時農業大備，而詩云，誰謂爾門，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云云，蓋尙有遊牧之遺風焉。

農業大興時代 既由遊牧而進於農治，則農業之駸駸日上，爲事業上必然之趨勢。商代建都北方，地勢極高，故僅有旱田而無水田。周興於西北，而勢力漸及於江漢之域，水田亦即因之而大興。載芟詩云，徂隰徂畛，鄭君云，隰謂新發田，畛謂舊田，下濕曰隰，舊田蓋舊有之旱田，而新發田則新開闢之水田。良耜詩云，以薅荼蓼，蓼水草，去除水草，亦可見

水田之日益開闢，此周禮稻人所以獨詳止蕩均舍寫之法也。良耜詩又云：蓼荼朽止，黍稷茂止，即以朽草爲天然之肥料。臣工詩云：庠乃錢鎛，錢鎛古田器。斯時農器已大完備，然此特餘事爾。

工業萌芽時代 周代務本抑末，重農而不重工，然農業既興，工業自必隨之而起。即如農器之完備，必藉手於冶工，固無論矣。而當時宮室之制，亦較商代爲詳備。即如緜之詩謂：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則此時西北方之質樸亦可見。厥後百堵皆興，而應門皋門之制，美輪美奐，至於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更可見當時工業之奮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取厲取鍛爲斧斤之用，猶其小焉者爾。

周代實業之發達 周代實業，於詩足徵者尙有二端，茲分述之如左：

(一) 漁業 魚麗之詩，美萬物盛多，其間爲鱮、鯉、爲魴、鯉、爲鰻、鯉，魚之種類不一而足。南有嘉魚，爲燕樂嘉賓之詩，其間爲罩、爲汕、捕魚之器，亦不一而足。則知當時漁業明物辨類之學至精。潛之詩亦云：潛有多魚，有鱣、有鮪、有鮓、有鰻、有鯉。小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

也。鄭注冬魚之性定，蓋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以獻之也。則當時發明魚性，因時取獻之法至精。潛鄭注糝也。朱子曰：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則當時養魚之具至備。月令曰：季冬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則與此詩互相發明，更可推見在上者提倡之法至周。又總攬全經，可發見魚業最發達之地點二：一曰江溪，二曰漆沮，合之於今，猶有同者，則當時漁業之盛可知。

(二) 森林 皇矣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可見森林之茂盛，而作之屏之一章，更可見當時之研究森林學者，非常周密詳盡，深得培養之法，而於絲絲瓜瓞以下諸詩，屢言柞棫，亦可推測柞棫兩種，最適宜於西北高曠之地。南山有臺一詩，其間爲桑爲楊，爲枸爲楸等等，不能悉數，無不有鬱鬱葱葱之氣象。周禮於不以時代伐樹木者有罪，孟子亦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此古學說孟子述之，欲以提倡之也。與五畝之宅云云同。陳蘭浦先生有說極確。）更可推想在上者保護之周致，在下者學說之流行，互相提攜，無所不至，而當時上下心理之一致，毫無隔膜之盛況，亦於此可見。

周代之大家族主義 周代風俗敦厚、文武成康之世、熙熙皞皞、幾乎家家有和親康樂之氣象、人人有孝弟忠信之德行、周以前無此美善、周以後更渺乎其不可及、此爲研究古代政治者所公認、然夷考其所以致此者、實由於社會團體非常固結、社會團體之所以固結、實由於人人能貫徹大家族主義、竭力提倡、竭力實行、稍有違反此種主義者、必大共非警、羣起而訶責之、如伐木之以速諸父、以速諸舅、毛公謂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楚茨之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君謂所以親骨肉、又如行葦之詩、小序謂其親睦九族、所以成其福祿、讀此等詩、使人敬宗睦族之心、由然而生、反是者、如不能宴樂同姓、則有頍弁之刺、棄其九族、則有葛藟角弓之刺、不能親宗族、骨肉離散、則有杖杜之刺、頍弁詩豈伊異人、兄弟非他、豈伊異人、兄弟甥舅、角弓詩不令兄弟、交相爲瘡、說得何等痛切、而杖杜詩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不如我同姓、說得尤爲懇摯、雖爲諷刺之詩、仍不失溫柔敦厚之旨、讀之令人肅然起敬、於此益可推大家族主義之貫徹人人之心者深矣、

周代之社會平等 讀七月之詩、便可見平等之狀況、孔冲遠謂時豳公之子、躬率其民、共

適田野、朱子亦謂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雖以豳公之子、貴家之女、耕田育蠶、與庶民無異、又如葛覃詩、以后妃之尊、親自刈之、獲之、而爲絺綌之服、采蘋采蘩諸詩、則以夫人大夫妻之貴、親自采之、盛之以供祭祀之用、甫田詩、曾孫來止一章、鄭君謂曾孫卽成王、成王出親農事、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農人以酒食饌其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美否、示親之也、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宜其風俗之厚、然平等之說、須自在上者行之、所以百姓信仰之心益堅、若在上者自視尊貴、而顯分階級、則平等之說、遂出於在下者之鼓吹、則社會之紛亂立起、而不可收拾矣、

二 尙文時代

周初之禮教 周初禮教、全仗自動、而所以能自動、則在於在上者能以本身作則、使禮教之行、行於無形、讀絲詩之末曰、虞芮質厥成、卽爲吾說之確證、故周初之禮教、極有考察之價值、今於二南小雅中求之、漢廣爲德廣所及、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無思犯禮、麟趾爲關雎之應、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然以上所述尙嫌籠統、今

更精細求之、則如采蘋美夫人不失職、采蘋美大夫妻能循法度、草蟲美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南陔孝子相戒以養、白華孝子之絜白、蓋禮教必始於在上之提倡、而又常先之於家庭之間、不外乎入孝出弟、至相戒二字、更須注意、可見當時之人、互相淬厲、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兄弟言友愛、與朋友言忠信、此之謂教、此之謂禮教、反是則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當頭棒喝、能無慄然、

周初以兵寓農之考察 英人甄克思云、由圖騰而宗法、由宗法而國家、國家又曰軍國社會、此說極是、蓋人羣進化、先必在本種族之固結、此宗法之由起、本宗族既固結、則與他種族之間、不能不發生衝突、此爲軍國社會之由起、遞演遞進、遂成國家、吾國以農立國、當然亦經過此種遞演遞進之階級、農即是兵、兵即是農、簡言之、即軍國社會也、則兵農之制、影響於社會極大、周初爲最隆之世、兵農之制、尤宜考察、出車詩云、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孔冲遠云、此因築壘、從壘敘將帥之辭、云昔我從此壘出征伐玁狁之時、黍稷方欲生華、軍壘之旁、即爲田疇、田疇之內、黍稷極茂、此可爲周初寓兵於農之一大證據、采芑

之詩、當宣王之時、其詩云、薄言采芑、於彼新田、于此菑畝、此亦可見宣王之時、兵農尙未分裂、此種雖係于政治、然關於社會之秩序尤大、及兵農一分、社會之擔負各異、兵重則農敝、農重則兵敝、輕重緩急之間、社會之秩序亦因之而無定矣、可勝嘆哉、故表而出之、農業大備時代 農業之興、既如上述、至成王之時、更爲完備、如大田詩、大田多稼、既種既稼、既備乃事、孔冲遠謂成王之時、有大肥美之田、可墾耕、又號令下民、豫具田器、既已戒勅、既已周備、此時農業、確乎較前更進一層、又如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溝洫之制、大備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秉畀炎火、除害蟲之法、亦大備、唐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爲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猶是周之遺法焉、

周代普通教育之發達 鼉鼓辟雍、西京教育之盛、無庸詳述、然此乃鎬京之大學、今更須研求其普通教育之狀況、即如菁莪之詩、小序謂樂育英才、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可見當時之君子、莫不以提倡教育爲急務、攷之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即今之武備學校也、又云、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即今之法政學校也、證之王制云、天子出征、

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誠告、軍事法律亦兼而有之、直與魯頌相證、發可知此種普通學問、傳布於人人者溥也、匪直此也、三百篇中、出於黎庶之手者大半、婦孺類能歌頌、上自政治之得失、下至民間之疾苦、莫不瞭如指掌、可見普通教育之發達、已臻極點、

推文極將敝之趨勢 英人赫胥黎云、文勝則飾僞世滋、聲色味意之可訢日侈、而聾盲爽發狂之患亦日以增、其聰明既出於顛愚、其感慨於性情之隱者、亦微渺而深摯、是以樂生之敝、雖醴郁艷都、雍容多術、非朴野所與知、而哀情中生、其中之之深、亦較朴野者爲尤酷、於事前多無補之悔吝、於來境深不測之憂虞、空想之中、別生幻結、雖謂之地獄生心、不爲過也、赫氏此論、極合於文極將敝之趨勢、以及文敝時人民之心理、所以悲天禍憫人窮、顛連困苦、憂深思遠之狀態、惟妙惟肖、文極必敝、此中外所同之公理、實不啻天演界之一大公式、

三 文敝時代

封建與禮教之崩裂 禮教漸廢，殺機漸盛，爭端一起，而封建之制遂大壞，君臣上下，動無

禮文，而桑扈之刺作，吾前謂禮教始於家庭之間，禮教崩裂，而家庭遂多故矣。

家族主義之就衰 家庭多故，首當其衝者爲夫婦一倫，蓋人倫大綱，本自夫婦起源，所謂有夫婦而後有父子也。十五國風中，室家化離之詩，不可悉數，爰舉兩例以見一斑。谷風刺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此夫之待婦不以禮，丰詩刺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此婦之待夫不以禮。至於南陔廢則孝友缺，常棣廢則兄弟缺，風俗澆薄，直與周初之大家族主義全然相反，離心力發動太劇，向心力幾不足以維持，欲保其室家，而勢有所不可得，斯時就衰之狀態，至爲可憫，一言以蔽之，在上者之禮教根本動搖，上行下效故也。

兵農之分裂 周代以兵寓農，既如上述，法久弊生，勢所必然，幽王命將東征，役久病於外，於是有漸漸之石之詩，所謂武人東征，不遑他矣，孔冲遠謂皆以勞病，不暇更有他事是也。兵農之分裂，蓋自此始，厥後清人之詩，更爲明顯，河上逍遙，河上翱翔，斯時之患，不在

游民而在遊兵、遊惰之兵、無所事事、離其卒伍而逍遙於河上、至斯而軍政之壞益不可收拾矣、

農政之漸敝 兵農既經分裂、役人久戍於外、而不得歸耕其田野、如揚之水之戍申戍甫、戍許、則農政之日趨凋敝、亦勢所必至、且加以政令之煩瑣、賦稅之苛重、則饑饉流亡之慘、自不能免、信南山詩刺在上之不能疆理天下、楚茨之詩刺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皆陳古時之注重農政、以刺今之不然、至莒之華一詩、因師旅屢起、以致饑饉而作、其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讀之令人痛心、

周末教育之考察 禮教崩裂、干戈屢起、在上者功利之見日深、羣以爭奪爲事、在下者疾病顛連、幾生命之莫保、斯時而言教育、不待深考而可以斷其廢弛、上既不暇提倡、下亦無從研究、子衿之小序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也、其詩云、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以青青之子衿、而挑達於城闕、絃誦之聲、殆闕乎其莫聞、鄭國如是、推之他國、亦何莫不然、又小宛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鄭君解之曰、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將得而

子之、斯時教育之壞益可知矣、

民情之由靜而喜動、靜極而動、此固氣運之自然、無足深異、商代民情、本極安靜、西周盛時、亦無大變更、一旦而遇禮崩樂壞之時、教育日益腐敗、則其抑塞不平之氣、安得不鬱然勃發乎、然其喜動雖一、而趨向各異、約可分爲積極消極兩派、抱積極主義者、每思乘勢而起、有所作爲、以整頓其衰弱之國家、一己無能爲力、則思藉他方之力以助之、如襄裳思大國之正己、下泉思明王賢伯之興、是皆志士仁人愛國之熱誠、有所不能已者、抱消極主義者、覩斯世之混濁、謂一己既無澄清之能力、不若潔身而去、如北風之惠而好我、携手同行、碩鼠之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等皆是、觀其跡、似近於忍心、而絕無愛國之思想、原其情、則實悲憤填膺、無所發洩、故爲激烈之談、初未嘗輕易棄其祖國也、至於東門之粉、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不績其麻、市也婆婆、於是而男女之坊大壞矣、又如瞻卬之婦無公事、休其蠶織、鄭君謂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非其宜也、婦人以貞靜爲德、至此而亦隨社會風氣之鼓盪、出而妄動、流波所極有不

忍言者矣、

民智之趨勢 東遷以後、社會極不平等、貧富之階級、大相懸殊、民智日開、而在上者猶欲施其壓迫手段、以箝制其人民、而下之反動力愈益激蕩、而爲可驚可駭之議論、則伐檀之詩是也、其詩云、不稼不穡、何取乎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其意髣髴謂當時之執政者、不耕不獵、無所事事、反得飽食暖衣、享安富尊榮之樂、吾儕小民、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顛連困苦、莫可告訴、不得不出此憤激之語、以喚醒在上者之貪頑、然其流弊之所至、幾與所謂共產主義者相類、正月詩之彼有旨酒、兩章、瞻卬詩之人有土田一章、其用意與伐檀詩大略相同、至何草不黃詩、匪兕匪虎兩章、說得尤爲痛切、竟直指在上者之視民如禽獸、上之視民如土芥、則下之視上如寇讎、上之視民如禽獸、則下之視上將何如、斯時民智極開、於是有不信任執政之表示、在上者不能因勢利導、而反摧折之、壓迫之、於是上下之情壅遏、相爲水火、益陷於紛擾之境矣、

以上三時期大略如此、厥後秦人繼周而興、統一天下、所以能駸駸日隆者、必有其原

因在故吾於十五國風中專提秦風而討論之其他姑置弗論茲述如下

秦俗之尙武及趨重功利 讀駟鐵小戎諸詩則見其車馬之盛甲兵之利軍容之壯尙武精神畢見紙上小戎詩序謂國人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蓋秦人之心理咸以同仇敵愾爲榮而不以離別室家爲慘朱子謂秦人之俗大抵尙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其俗旣如此於是功利之見日深晨風之詩人亦慨然有屢屢之思欲以干其君矣（用朱子說）又復炫於功利之爲榮黻衣繡裳佩玉鏘鏘所以美其君者甚至功利之所在生死有所不顧父以詔其子兄以勗其弟婦以勸其夫好勝之風偏於一國可以想見其俗尙矣

秦矯周末文敝之所以興 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有強毅果敢之資無鄭衛驕情浮靡之習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今觀車鄰之詩並坐鼓瑟並坐鼓簧鄭君謂君子卽秦仲君臣並坐以間暇燕飲相安樂則可見君臣之間禮節簡畧與周之尙文適相反

秦祚之不久由於不能保持舊道德趨重功利之推測。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卒成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而秦人用之，盡反文王之所爲，純朴之風，一變而爲果敢好勝之習，兼葭之詩，君子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履霜堅冰，漸由坐履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於以知崇尚霸功，不遵王道，君臣上下，不以道德相維繫，而以功利相鼓舞，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目前之強盛，固可跂足而待，而其末流之弊，則至狡悍夸詐，刻薄寡恩，視道德爲迂途，廢經籍而不用，裂冠毀冕，積重而不可反，其始也相猜相忌，其繼也相凌相奪，其終必至以骨肉之親，利之所趨，判肝膽如吳越，賈生所謂秦人家富子壯則日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誚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痛哉斯言，較之向所謂文敝時代之家庭破裂，更有不忍言者，易興之原因，在此，易亡之原因亦在此。

詩經於現今社會人心風俗之關係

吾輩鑽研經書，第一當求致用，求致用，當先求一經精意之所在，既得其精意，即可詳考當

時之實在情形，既得其情形，然後再推之現今社會，其得失異同之間，洞若觀火，方可下調和劑，動極者安靜之，破裂者建造之，凌亂者整齊之，民情之趨勢如何，則因勢而利導之，由我以上所說之各端，皆擴而充之，似與現今社會極有利益，而秦俗武力政策之流弊，及道德破壞之足以亡國，極足爲現今社會之一大棒喝。

根據詩經改造現今社會通論

詩經之關係今社會，既如上述，而今社會之色彩，又極似春秋天下治亂之迹，不外乎循環。孔子以爲百世可知，亦推循環而已。西儒柏拉圖之言政治，亦言循環，蓋天道如此，人道亦如此。我人以循環之理推社會之進化，必無大謬。我言至此，諸君必以爲此言之未當，誠如是，則將由文明而循環以入野蠻乎？是不然。我所謂循環，蓋指社會之色彩而言，如靜而動，動而靜，破壞而建設，建設而破壞，質而文，文而質，皆人心自然之循環，如得道德之扶助，方不至漫衍而無止，經一度之循環，即增一度之進化，循環如故，而其進化亦如故。蓋社會上人心之色彩有循環，而社會事迹上之狀況則有進化而無循環，不得以社會上人心色彩

之循環而牽涉事述上社會進化之文明野蠻也、我現在既得此公例、則我之改造說亦得成立、現今社會非一春秋之世乎、非承清之文敝、亦猶秦之承周文敝乎、知周之文敝之足以敗、又知秦之矯枉過正之未足興、則吾知矯秦之敝、秦尙武力而羣趨殘刻、則吾知和平忠厚以矯之、秦廢棄道德而趨重功利、則吾知尊崇道德而趨重仁義以矯之、知秦之摧殘教育而民無所依、則吾知厲行教育、扶植學子以矯之、知秦之異說龐雜、足以淆亂一世之人心、則吾知統一異說而安靜之、凡此之類、皆足爲今社會之改造資料、此尤深望於現今教育家有以提倡之也、

周禮教育行政

夏雲慶

居今之世、言教育者、莫不提倡普及教育、職業教育、義務教育矣、教育之制度日新、教育之原理、講求愈密、可謂一教育發達時代矣、然而我國北部、則因經費竭絀、而致學校停頓、西南則因戰爭關係、而臻悲境、中部、則因土匪充斥、而致學校退步、不能發達、環觀全國、舍江浙二省外、幾無教育之可言、識者竊爲之有恫焉、追求其故、豈教育行政猶有所未至其極歟、教育與政治、二而一者也、古代本政教合一之宗旨、故教育發達、現今教育、僅屬於政治中一部分、且視爲無足輕重、其無進步也宜矣、教育之最發達者、莫如周禮教育制度、周禮之論教育、非曰大司徒以十二教教萬民、即曰太宰以教典擾萬民、非曰鄉大夫掌政教禁令、即曰州長掌政令教治、如黨正族師、舞師、閭胥等極微之官、皆負教育責任、換而言之、地方官長、即學校教師也、士農工商等人民、皆學生也、周代教育行政之注重、於此可見、謂周代人才不發達得乎、謂周代地方不治安得乎、故雲慶謹以周禮教育、爲諸君略言之、

(一) 由周禮攷見其教育行政之普及、周代學校名稱、曰庠、曰序、曰學、曰泮宮、曰辟雍、其

類不一、而其行政支配、五家爲隣、五隣爲里、一里即有一序、四里爲族、一族即有一序、五族爲黨、一黨即有一庠、五黨爲州、一州即有一序、五州爲鄉、一鄉即有一學、合而言之、每隔二十五家有一小學校、一百家有一高等小學校、五百家有一中學校、二千五百家有一高等學校、一萬二千五百家有一大學校、泮宮辟雍、尙不與於此數、學校之等級、隨家數之多寡爲升降、王城二百里外郊甸之內、已有二百七十餘學校、周代與今教育比例、實可驚異、况今人口較周代加增八倍以上、按現今人口合四萬五千萬人、漢初之時、漢書可考者已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而教育成績如此、周代教育豈不善歟、

(二)周禮教育行政、政教並行、教育不外乎教師與學生二者爲主體、自天子以至庶民、皆處學生之位、天子入辟雍、諸侯入泮宮、庶民入庠序、教師則如三老、五更、大司徒、師氏、保氏、大司樂、瞽宗、樂師、鄉大夫等、皆是也、民之不率教而爲惡者、則右鄉之民移之於左、左鄉之民移之於右、仍不改、則遷之遠方、寓政治之意於教育之中可知也、後世以太師、太保爲大臣之虛銜、其他各官、與教育殊少關係、可見教育不重視、已不自民國始、現在以教育部

教育廳教育局統率教育範圍已小矣。

(二) 周禮教育行政宗旨 周公設教本意多造就聖賢人才爲根本家齊國治天下平爲期望以野無曠土無遊民爲歸故大司徒首倡六德六德者知仁聖義忠和近之所謂道德教育也次日六行六行者孝友睦婣任恤近之所謂家庭社會學也三日六藝六藝者禮樂射御書數近之所謂職業教育也此外春夏習干戈秋冬習羽籥春秋習禮樂冬夏習詩書皆務實而不尙虛浮自一邦之法制以至田疇征斂財賦山澤婚姻喪葬進退揖讓無不爲州長黨正所勸導中國九州之內一大教室也千百萬人皆學生也可謂盛矣且平時研習各習一藝三歲大比一鄉之佳者爲秀士秀士之佳者爲選士選士之佳者爲俊士俊士之佳者爲進士主其進退之權者爲大司徒大樂正大司馬等官平時研習之中仍寓考核優劣之法較今所謂道爾頓制有過無不及矣。

(四) 周禮教育行政之效驗 周代教育大抵分體用二項如小學之時即以孝悌忠信爲教進退揖讓灑掃應對皆有準繩曲禮所言小學宜培養德性處尤多及至年歲已長漸注

重致用、故射御書數、及大學所載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小學以後之事、然用中未嘗不以體爲本、體中亦未嘗不預爲將來致用之地、古人分析至細、養一種純樸之風氣道德、深入其心、故人民各安其業、而無囂張淺嘗率進之弊、現在物質文明、於教育多不免趨重於用、然竊謂形端則影直、幹扶則枝茂、居今日言教育、於周時之明效大驗、尤當仰企而及之也。

婚禮概論

唐 蘭

禮之一字、在今日言之、人多聞而生厭、然婚喪之禮、則自世族以至貧民、未有廢之者、言舊者取之俗尚、言新者準之西人、要皆以有禮爲貴、而無禮者往往爲人所譏、是可知禮之本乎人心、不可去也、然俗尚既久、每有偏重而乖於禮制、或承襲陋俗、爲智者所恥、若西人之禮、則又簡野質朴、與我風俗人情、多所隔閡、準之者每舉措失宜、於是黠者出、竟欲推翻一切之禮、復爲野蠻之民、爲所熒惑者亦頗不少、推其故、蓋由禮制未定、陋俗未去、人多無所適從故也、蘭近受業於蘇州曹叔彥師、蟲習婚禮、今特舉其禮制之最大、而與今社會尤切要者諸端、加以討論、願諸君有以教之、

一婚年 近世婚嫁年齡多無定制、有幼婚者、有早婚者、有壯婚者、有老婚者、大凡家道稍裕者多幼婚、早婚、家道稍寒者多壯婚、若老婚則多爲續娶也、以尋常觀之、婚嫁之遲早、旣多繫於家道、似可不必研究、然苟細按之、則知其關係至鉅、小之則家庭之中、或因而愉樂、或因而困難、大之則人類之壽夭、賢愚及風俗之美惡、繫焉、然則吾人安得不一推究之乎、

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大戴禮禮記穀梁傳諸說皆同、是周時之禮以三十二十爲婚嫁之定年也、求周公制此禮之意、蓋因避早婚之害、漢書載王吉曰、夫婦壽夭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夭也、鄭司農注周禮、大宗伯曰、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爲制其中、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佚、此二說者、以早婚則能使人夭且愚、而風俗因以淫佚、故制爲三十二十之禮、以防之也、近來人種學家、譜系學家、生理學家、多言早婚之害、而社會學家、宗教家、反以早婚爲有益、人種學家之說、大抵與王吉之說同、而觀印度人種之愚弱、尤足證明早婚之害、譜系學家則稽考世界名人之家世、謂凡名人之父母、其生子時必在三十三四歲之後、所舉之例至多、且有藍特菲爾者、懸獎以求駁此說、而未有能駁者也、生理學家之證據、則謂早婚之人、往往犯神經病及胃病肺癆病等、而所生之子、其壽多不過六十二歲、其言蓋最確實、又言男子至小須在二十五歲以上、女子必至二十歲以上、始可結婚、亦頗與我國古時禮制相近、惟西人所主張、有過激而爲四十五十之言者、則有時嫌其遲耳、若社會學家及宗

教家則謂男子十六而成人、女子十四而成人、若已至成人之年而不成婚、更延佇十年八年之久、則易起淫僻之事、而爲道德之害、此種學說、與普通人之愛惜其子弟、恐其流蕩而與之早婚、其見識之陋正同、蓋民之智識未高、國之禮防未密、則行早婚、固有以上諸害、而行遲婚者、亦未能免淫僻之事故、我國古禮重男女之防、兄弟姊妹之間、且坐不同席、其疏遠之人可知、則淫僻之事、無從而出、其就學或營業者、既專心於學業、即淫僻之念、亦無自而起、然則禮防既密、民智畧開、則遲婚之害、不足爲慮、而早婚者所得之害、則無論如何、終不能免也、早婚之害、且不僅關於子孫之壽夭、賢愚與風俗之美惡、蓋男子年幼、不能負擔家用、女子年幼、不能經理家事、於是反目之事時起、家庭之間、惡趣多而生趣少矣、前有人調查江蘇浙江兩省學生對於婚姻問題之經過及意見、其結果則未婚者多主張遲婚、已婚者亦多感早婚之痛苦、其原因則皆爲經濟困難與其妻之未諳家事也、詳見東方雜誌早婚之害既如此之多、而其證據如此之確、則世之人如欲保持其一家之愉樂、使其子孫賢而壽、並以維持風俗者、不可以婚姻爲亟亟而必依周禮三十二十之期無疑也、

二擇配 婚禮未行之前、必先使媒氏通其言、女氏許之、然後納采、詩曰、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此行婚禮者、不可無媒也、然古時惟在納采前用媒、通言、女氏許之以後、則逕遣已之使者、往行六禮、與媒氏無涉、淮南子曰、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故媒氏之權不重、而詐給之言無自生也、沿襲既久、凡行禮皆需媒氏、媒氏之權漸重、又因城市中居民輻湊、各家情形不能周知、兩姓之擇婚姻者、惟媒言是從、而欺詐之言、得行其間、往往有一時誤信、而致夫婦仳離、爲終身之恨、此擇配之法不善之過也、蓋專務爲媒者、其志在利、則何所不爲、我苟先洞知女家之情形、但使媒氏往通一言、則彼又安所逞其技、而近之擇配者、多不先求女家之情形、此疏忽之過也、又擇配者多父母代子女爲之、子女多未嘗預聞、於是或父母擇之、而子女不願、即願矣、而日後因夫婦小隙、而遷怨於父母、亦至多也、蓋古禮必三十歲始娶、閱歷既多、自有主宰、能擇配矣、然後告於父母、父母爲之商酌可否、主其婚事、詩云、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則壻自擇配也、至後世漸尙早婚、子女無擇配之能、而父母代擇、此三十二十之禮廢之弊也、蓋婚姻之事、既多惑於媒氏、又唯父

母操之而子女若風吹之絮，不知所止，得善配則一生愉樂，得惡配則終身困苦，此激烈者所以有專制婚姻、腐敗婚姻之名也。然激烈者既惡媒氏，遂欲廢媒而私相接合，不願父母代擇，而又加之詆毀，此則謬之甚矣。蓋媒雖不免有流弊，而私相接合，決非文明人類所爲，且三十之禮未行，則年少而血氣未定之人，閱歷既少，烏能擇配，自當以父母代擇爲宜，但當商之於子女，使預知其事耳。然既不可專信媒氏，又不可私相接合，則於女氏之情形與女之性情，每不能熟悉，而於婚禮之進行，多有不便，於此蓋有二法也。一曰審其家世，二曰審其所受之教育。蓋其家世善者，其子女亦多馴善，此人種學家之夙知也。故家語載孔子言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子不取，皆審其家世之法也。此法行則有子女者，將恐其子女受辱而不敢爲惡矣。審其所受之教育者，其教育良，其子女未必有不善，其教育不良，則其子女必無善者也。擇配者不必外此二法，而媒氏之弊除，又何可私相結合，以自損人格乎。

三婦教 古時女子之教育與婦教不同，女子教育本不屬於婚禮之內，故今但言婦教，教

女子者爲烹飪紡績之類、尙書大傳女子二十而通織紵紡績之事是也、昏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蘭向讀此節、竊疑三月爲時甚促、豈能偏教一切、且自生至二十歲、將嫁乃教、無乃太遲、旣而徐思之、方知女子之教與婦教截然不同、蓋女子亦自幼卽受教育、而婦教者、特更教其爲婦之事、有異於女子者耳、凡胎教母道之類、亦於此時始及之、蓋前此爲女子、欲其貞靜、故不可使知爲婦以後之事、及婚前三月、則將爲婦、故教之耳、此古禮之精密也、今者唯有女子之教育、而使欲學爲婦之事者、無以得其途、若縱言生理學諸科、則女子又有不欲卒聽者、則不知二教不同之過也、

四儀節 婚禮儀節莫詳於儀禮、士昏禮、然如姪娣爲媵之類、於今亦有難行者、宋司馬溫公箸書儀、朱子箸家禮、中皆有昏禮、以儀禮以本、改爲易行之儀節、後人多遵用之、唯其中考證亦有誤者耳、今俗禮沿襲尤有至可笑者、如新婦加景、卽詩經衣錦褻衣之褻、謂衣錦衣而登車、慮塵沙汚其衣、故罩以明紗之衣、使錦衣之彩色仍顯而不受汚也、而習俗沿誤、

遂以紅巾覆面、豈非可笑、其他如合巹之前、必拜天地、則無當於禮、開房尤爲陋習、此皆當改革者、又如婚禮納幣用玄纁、束帛儷皮、其簡可知、而近世聘女多以金銀、曾子問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而近世則鼓樂喧闐、此類皆失禮之甚、不可不改者也、

五古時媒氏之政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蓋三十二十之禮、非藉國家之力、終不能強人人而行之、而媒氏不預書其年月日名、則無從知其不奉三十二十之令、而下文無故不從令之罰、無所施矣、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句、先儒致疑最多、其實當作凡娶妻入子者皆書之、判、則上下文皆可貫通、書之者足爲調查戶口之用也、媒氏職又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無過五兩、世俗論婚多重財禮、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苟無國家限制之、則彼此以財相眩、婚姻之禮而變爲市鬻之道矣、

上所舉者、皆古禮之精意、而今並湮沒、兼以陋俗、多可駭怪、故舊式婚姻、爲人所詬病、然娶妻者、上以承宗祧、下以育子女、禮記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蓋

人之一生、以此事爲最重、宜敬慎之不暇、安可無禮可遵而倉卒從事乎、蘭曾於古今之說、畧有論議、擬爲一簡而易行之儀節、今以太繁碎、說之不甚明瞭、當俟他日撰成就正、茲畧言其大端而已、然欲行禮者、以此數端再求之於儀禮、參以書儀家禮諸書、亦可得其梗概、其不可行者、隨事變通可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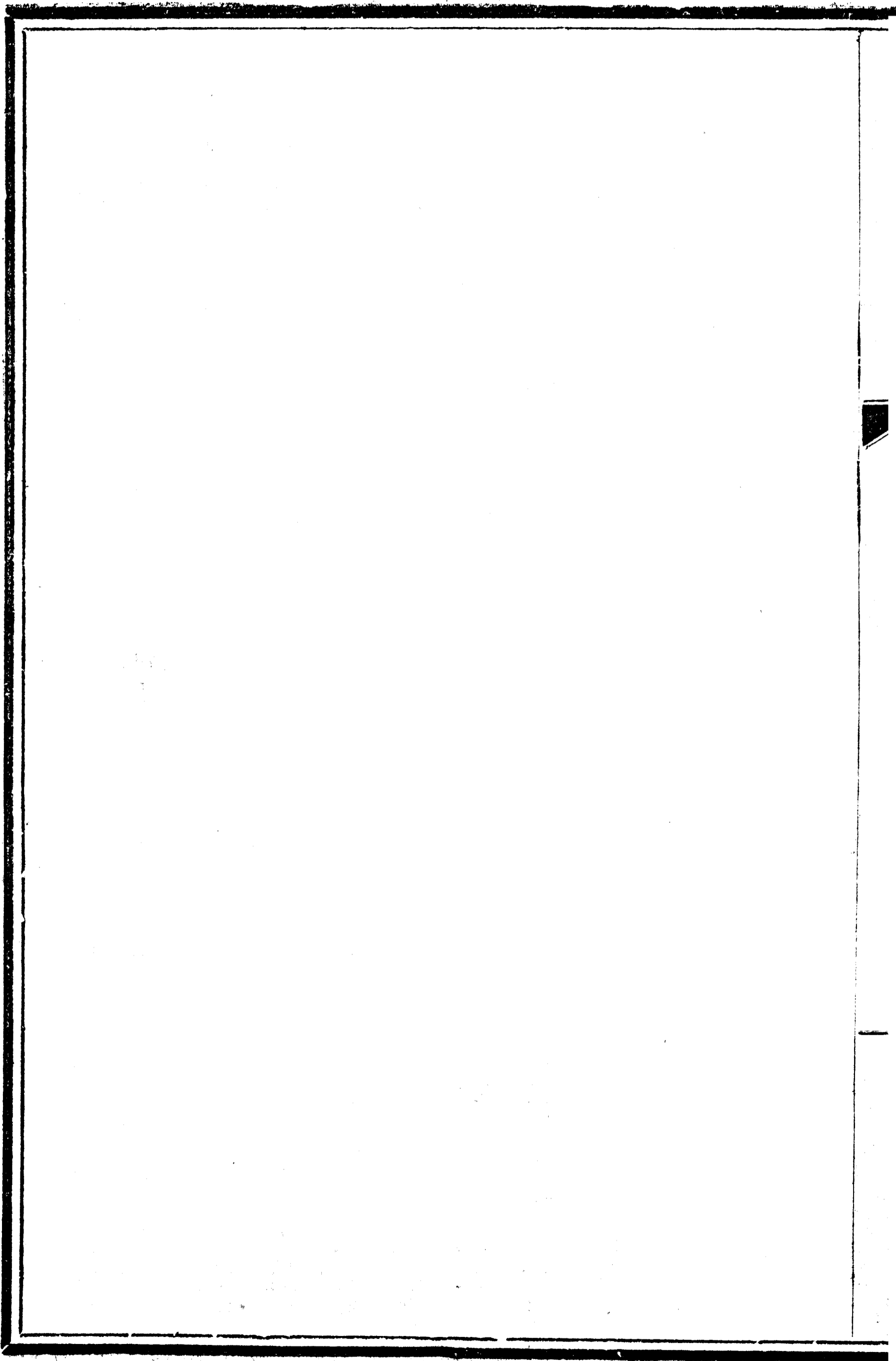
春秋外交概略

嚴濟寬

春秋時之外交、大約可分爲二、一強國之外交、一弱國之外交、今請以強國外交之最著者先言之、春秋時國之大而強者、莫如齊、若晉、齊、晉兩國外交之最可攷者、又莫如桓文之世、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文公出亡十九年、遂爲中國盟主、論者但知以桓文之賢、居齊晉之大、有管仲、狐偃等爲之佐、勵精圖治、不難致霸、而不知桓文之所以能致霸者、別有方術存焉、方術唯何、注意外交是也、何以知之、考之左氏可知矣、傳稱桓公克己以下小國、遇魯則身至魯地、遇宋則序先宋人、葵邱之會、且以無忘賓旅、申命于諸侯、南伐楚則先反魯之侵地、西伐大夏則反衛之侵地、北伐山戎則反燕之侵地、翟人攻邢、築夷儀以封之、傳元翟人滅衛、城楚邱以封之、傳二輕幣而重禮、結與國以信、示四鄰以武、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爲諸侯利、管子之法、凡外人來游于大夫家者、必問幾何人、外人之來游、而未有田宅者、必問幾何家、其注意外交爲何如乎、晉文公亦卑宮室、以崇大諸侯之館、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

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至于軍事上之關係、則齊桓不合八國之師、不敢舉召陵之兵、晉文未得齊秦之助、未敢圖城濮之功、于此可見以齊晉之強大、尚不敢稍示驕夸、必先結合與國、得其援助、而後敢用事于天下、宋襄公反是而敗、不亦宜乎、以上言強國之外交也、請更進而言弱國之外交、春秋時外交家之最著者曰鄭子產、案鄭國都河南開封府新鄭縣、其地當南北之衝、介于晉楚兩大國間、論其兵賦、又不能與晉楚抗衡、送往迎來、幾幾成鄭國君臣之慣技矣、迨子產當國、乃能善其辭命、以交諸侯、而諸侯亦不敢稍肆其侵暴于鄭、觀其馳詞執禮、以當晉楚之鋒、徵朝則歷述比歲之勤、襄二十二年夏 晉人徵朝于鄭重幣則寓宣子之書、襄廿四年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獻捷則士莊伯不能詰、襄二十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六月鄭子展 子產帥車七百伐陳宵突陳城歸獻捷于晉壞館垣則叔向歎其有辭、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却逆女則楚人垂囊而入、昭元年楚公 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 子圍聘于鄭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使子羽辭伍舉知鄭有備即垂囊而入、拒玉環之請、則杜無厭之求、昭六十年 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 謁諸鄭伯子產勿與而多聞博物、又以足傾動四國之諸侯、而照耀乎壇坫、嗚呼、若此人者、非特求之吾國之外交者、不易得、即泰西

諸國所著名之外交家，恐亦未可與及也。然子產之外交，所以能無一敗者，則有道焉。傳稱鄭國將有事于諸侯，子產乃問方略于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之以應賓客。彼以弱小之國，而能不稍屈撓于大國者，良以此乎。孔子論鄭之爲詞命，贊美不置，而其意實歸重于子產。此古今之外交所宜師法者也。其餘如魯成公欲叛晉事，楚季文子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止之。成四年鄭莊入許，亦有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之言。隱十一年此關於外交中交涉之事，爲外交家不可不知者。楚莊之政，旅有施舍，晉悼初立，賓以特牲，艱陋恤之，亦外交家于交際上不可不知者。一言以蔽之，中外古今之外交情形雖不同，中外古今之道理則一。苟能處強國師桓文，處弱國師子產，而不能自立天地之間者，吾不信也。至于孟子之所謂以大事小而樂天，以小事大而畏天，則非聖人者不能，吾不敢妄許今之外交家也。



左氏傳禮學概論

蔣庭曜

昔晉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春秋魯史也、周公之禮、與周之王、備在於此、則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左氏邱明親與孔子觀魯史而作傳、本班孟堅說是春秋爲言禮之書、而左氏傳爲發明周禮之書可知也、故鄭氏康成謂左氏長於禮、言其所載、禮獨詳明、非他人可及也、蓋自天生民、卽授人以禮、使各安其行而不相亂、昏者失之、聖人于是起而修之、至周大備、天下又安、今讀三禮之書、尙可想見其遺風焉、東遷以後、王政不行、禮教大壞、故禍亂之事日起、孔子懼、于是本周禮修春秋、以誅暴亂、善者褒而惡者貶、褒有禮、貶無禮也、然其辭隱、其旨微、世人莫能知、故左氏本孔子之志、論本事而作傳、于吉凶禍福之際、言之詳而又詳、所以使人懲惡勸善、歸于有禮、亦救世之苦心也、今之時較之春秋、其治亂若何、在有識者不言可知矣、則左氏言禮之處、關係於今日者甚鉅、烏可以不講、矧陋固不足以知禮、然不忍坐視世道之衰、默而不言、故敢謹以所聞於師友者、舉左氏所載言禮之大義、條分而備論之、

禮之原起、禮何始乎、自有天地生民以來、即有禮、禮者理也、有條而不紊之謂也、故天有禮而日月星辰得其行、地有禮而山川河嶽並以峙、人有禮而家國天下賴以定、使天無禮則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則天之墜久矣、地無禮則山川河嶽不得其位、地之崩久矣、人無禮則家國天下不得其序、人之類滅久矣、故天地有禮而常不壞、而人法之、太叔對趙簡子述子產之言、昭公二十五年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即是意也、是故禮生于天、天有五行、氣爲五味、而六畜五牲三犧飲食供奉之禮起、發爲五色而九章六采五章衣服采色之禮起、章爲五聲、而九歌八風七音六律歌舞音樂之禮起、天尊地卑、乾坤定位、而君臣上下夫婦外內父子兄弟之禮起、天有四時、養成萬物、而政事庸力行務之禮起、此子產論禮原起之大義也、蓋人感天地五行之氣以生、不能無喜怒哀惡動作、喜怒哀惡動作、發而皆中節、是即謂禮、劉康公曰、成公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所謂中者、在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渾然與天地同、故謂之中、及既生之後、七情感發、或不得其當、故行而中節者、謂之禮、天下之人不能皆賢、故聖人本天

之經地之義、制禮以節民性、而爲民之行、是禮之所由作也、子太叔曰、能自由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是禮之作、所以使人各盡其成人之道也、人可不自勉乎、

人生之安危、曲禮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證之左氏傳、而其言益信、禮主于敬者也、故

晉侯受玉惰而內史知其無後、傳十一年晉侯見公不敬、而季文子知其不免、成四年卻錡將事不敬、

而劉子知其不反、成十三年苦成叔反饗而傲、而甯子知其取禍、成十四年高厚相會不敬、而士莊子知

其不免、襄十年蔡侯受享不敬、而子產知其不免、伯有勞公不敬、而穆叔知其取戾、襄二十八年此失

禮之敬而亡者也、禮者善爲容者也、故孫文子與公同升、無悛容、穆叔謂其必亡、襄七年滕成

會葬、惰而多淚、惠伯言其將死、襄三十一年趙孟翫歲愒日、而后子知其死、昭元年單子視下言徐而

叔向知其死、昭十一年宋公昭子飲酒語泣、而樂祁知其皆死、昭二十年邾隱魯定、執玉高卑而子貢

知其皆亡、定十年此失禮之容而亡者也、夫失禮之敬、失禮之容、其受禍猶如此、若無禮而爲

禽獸之行者、其受禍之酷、又當何如也、左氏備載禍福報應、如此其詳、其意深矣、故君子擯

節退讓以明禮、所以養神守業也、神存則生、神亡則死、故孟獻子之論卻錡曰、禮身之幹也、

言無禮而身必疲也、又叔向之論單子曰、不道不昭不共不從無守氣矣、言無禮則其氣散也、疲與散、皆將死之候也、而樂祁之論昭子、則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善哉言矣、禮發于心、禮亡是心喪矣、莊子曰、哀莫大于心死、心喪而魂魄不亡者、未之有也、心喪魂魄亡、則其人雖生、猶走肉行尸爾、豈有能久存之理、世有以禮爲縛束之具、棄而不爲者、是甘爲行尸走肉、近將死之日而不自知也、豈不悲哉、是故禮者履也、終日之所履以行而不能一刻離也、如失其禮、則天不能覆、地不能載、無方寸之地可以容足、蓋其精神不足以自立于天地之間也、故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言學禮而後有安身立命之地、精神足以自存于天地之間也、古之聖人、仰不愧、俯不怍、晬面盎背、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無他、行不失理、禮積于身而和樂生也、樂和生、故可以長久、此禮之所以爲相生養之道也、

國家之治亂

君子

即左氏

曰、禮經國家序民人利後嗣者也、故入其家而興替可知、入其國

而治亂可知也、無他在別有禮與無禮而已、昔文王之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文以興周、此

有禮而興者也、譚無禮而齊滅之、莊十年鄭無禮而晉伐之、僖三十年是無禮而危者也、故孟子曰、人

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無禮者是自侮自伐者也、齊仲孫湫之省魯難

也、莊十年桓公問可取乎、仲孫曰、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

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魯周公之國、周禮卽其本國之禮、所以爲立國之本、今魯不棄本國

之禮、國雖亂而本根不搖、人不敢取、是可知本國之禮、可貴而不可棄者也、辛有過伊川、僖

十二年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野祭、其事雖小、然輕棄

其本國之禮、根本已滅、必至于凶者也、觀于此而益知舊禮爲立國之本、必不可去、左氏備

載此言、豈無故哉、其旨深矣、

政治之得失、曲禮曰、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

威嚴不行、是言政治之必本于禮也、故悼公之即位也、成公十年命百官施舍已責、善自謙矣、

逮鰥寡、匡乏困、惠犂獨矣、振廢滯、救災患、除弊政矣、薄賦歛、宥罪戾、修仁政矣、節器用、時民

用、節財用矣、任魏相士魴之徒、使各修其職、能官人矣、修德舉廢、如是其有條而不紊也、故

悼公以霸、其他如蔞掩治楚、子產治鄭、亦莫不皆然、而左氏皆謂之有禮、是可知春秋時之賢君臣、尙有能以禮行其政治者矣、蓋政治之範圍至廣、非禮必不能有條而不紊、紊則失其秩序、而不可以爲政、善哉子太叔之言曰、襄三十一年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于政、猶熱之有濯也、竊悲後世之不以禮治其國、如執熱而不畏手之爛、羹之覆也、

軍事之吉凶、軍事特爲政治之一、然世衰道微、戰鬥不悉、故左氏于軍禮言之綦詳、是以

表而著之、城濮之戰、僖二十七年蔞賈之論子玉也、曰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

以入、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晉終以勝、楚終以敗、此可知軍之吉

凶、全在于禮、是左氏之特筆也、故申叔時之言、成十年曰、德刑詳義、神信、戰之器也、惟禮而後

可以戰、惟禮而後可以使赴湯火而不辭、冒矢石而不懼、所謂仁者無敵是矣、此在養之有

素、教之有日、養兵之禮也、又有行軍之禮焉、先軫曰、定人之謂禮、僖二十年而左氏自曰、平國

以禮不以亂、實爲千古行軍之的、故州吁無禮、阻兵安忍、衆仲以爲以亂、猶治絲而紊之、四隱

年齊侯侵魯、季文子以爲多行無禮、弗能在矣、是故殺人者終以自殺其身、大可以爲糜爛

其民者戒矣、故易曰師出以臧、失律凶也、律禮之謂也、

社會之善惡 社會者、國家空氣之所在也、社會善、空氣佳、而國家受祥、其社會不善、則空氣

不佳、而國家受其殃、故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昭二十六年晏子之言 社會之所

當勉、以造成一種和藹之空氣者也、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

柔而式、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同社會之人、皆當有造成和藹空氣之責者也、反是

則善氣日消、而惡氣日生、惡氣日生、彌漫于天地之間、而禍患興、災害至、故梓慎望氣、知宋

有亂、叔孫昭子言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是人無禮至極、其惡氣日積、鬱

而上達、以成妖氛、故人望見之、而知禍患之起也、是社會空氣一日不清、國家一日不能治、

而人民一日不能安也、社會之禮、最重于男女之別、蓋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

父子、有父子而後有上下、故男女者、教化之始、造成空氣之先者也、時至春秋、禮教已壞、故

男女之防亦廢、是以君夫人如齊、而桓公以弑、息媯過蔡、而蔡息以亡、衛宣有新臺之刺、齊

襄有雄狐之譏、此男女無別之禍也、春秋社會之空氣、已如是之穢惡、君子有憂之、故御孫

辨男女之贊、莊二十四年君子明婦人送迎之禮、傳二十二年其用意至深遠也、惜世人不用其言、故空

氣終以日壞、而釀成戰國秦項之禍、此甚可痛也、故願改造社會者、必嚴男女之別、男女不

相瀆、申濡說無別不可以謂禮、叔詹語尤宜慎之又慎者也、

以上所言、皆左氏言禮之大義、本其意以推廣之、在今日不可一日不知者也、讀其書、知其義、在一身則有益于一身、在一家則有益于一家、在天下則有益于天下、此所望于搢紳先生、提倡而開導之也、方望溪先生有言曰、自黃帝堯舜至周中葉、僅二千年、其民繁祉、老壽恆數百年、不見兵革、降及春秋、脊脊大亂、然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者、不過千餘人、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年、無數十年而無小變、百年二百年而不馴、至于大亂者、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而大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人之于天者、以道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絕之也、言前世之人能行禮、故亂日少、後世之人不能行禮、故亂日多也、竊願世之人、勿以無禮爲不足怪、而自絕于天、以釀大亂之禍、則區區之意、所企足而望之者矣、

論語政治學

丁儒侯

即論語而講政治學，不免鎖碎與空虛，故我之討論，用具體而不用偏端，用實驗而不用理想，實驗者，從作書之人而知之也，具體者，從作書之法而知之也。

斯書也，晉人卜子夏總裁而成之也，在漢鄭氏康成，早有成說，論語崇爵織，亦謂子夏等六十四人相與撰仲尼微言，清惠氏棟，謂微言即論語，則論語出子夏之手無疑。

但論語明謂子夏爲文學，如何而云政治，論語有言曰：子夏爲莒父宰，子游爲武城宰，莒父在魯之西北，武城在其東南，西北逼於強晉，東南迫於勁吳，介居兩大之間，邊疆之不寧可知，故爾用吳人柔吳，用晉人柔晉。

及觀兩先生之績，除安民社爲本分內事，無用置議外，其坐鎮邊疆，寄軍旅之政，交接鄰封，兼辭命之政，使一片干戈戎馬之場，化爲禮樂弦歌之地，政績固已大可觀矣。

況此時孔子猶在，兩先生之年未及三十，政治學識業已如斯，文學二字，乃是二十左右之評語，如何得槩括畢生乎，所以子夏至百有八歲，失明已久，魏文侯求而師之，要皆因其經

驗充足，早有政績在先之故，此書之言政治，如何非實驗者乎。

且此書首尾線索，用君子兩字，澈始澈終，即爲政治之大本，即爲君國子民之意，所以除首尾兩章外，總計二十篇中，講君子者七十餘章，君子二字，發見九十餘次，并且無篇無之多者十餘，最少者亦有一焉，非表明政治上重要人物而何。

惟持普通之論者，謂論語上之君子，不可強同，有爲求學之君子，有爲成德之君子，有爲在位之君子，有爲行道之君子，有爲孔子之代名，如何概謂君國子民乎，其實求學之君子，便是教人求君國子民之資格，成德之君子，謂如此方能君國子民，在位之君子，謂其居君國子民之地，行道之君子，謂如此方能行君國子民之事，至於孔子之代名，不過謂必如聖人，方是確切真實完全之君國子民者而已，是以君子之名目雖多，其實不過以此爲政治首領，作全書經脈，可知此書完全爲政治學無疑矣。

况分段連篇，亦全是政治方法，第一段是起首五章，除去第一章標明全書宗旨外，下四章亦是總括全部，第一章一節，是謂政治學，當從自治做起，第二節，是謂政治宗旨，在與人爲

善、第三節是謂真正之政治家，不肯詭遇從人，第二章到第五章，是說政治從社會學起，以國家學終，社會學最要是交際，國家學最要是結合，總爲政治之命脈，社會交際從家庭入手，故以愛敬父兄爲根本，以巧言令色爲大戒，以省察忠信爲主旨，以敬事愛人節用時使爲方法，使人人克盡人道，不犯上，不作亂，各遂其生，則結合力自大且固，乃是政治學之大方針，上下經之實根本。

自第六章至第一篇之末，是第二段，爲第一篇宗旨，是謂君子學以致其道，學然後君子，故首之以學而

從爲政以下五篇，是第三段，謂君子學道則愛人，學而後從政，故次之以爲政，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次之以八佾，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故次之以里仁，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故次之以公冶，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故次之以雍也，講明政治之原理，條貫脈絡，一絲不亂，并將老安少懷，博施濟衆之大政方針，一一標明之。

從此至上經之終，是第四段，講明政治學之淵源，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故次之以述而祖

述堯舜禮讓爲國，故次之以泰伯。文王既沒，文不在茲，故次之以子罕。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附以鄉黨終焉。

等百世之王，集政治之成，本上經以言體，推下經以致用。

從起首直下四篇，是第五段，故將爲政八佾里仁翻說，以爲體用之大別。文弊之極，寧失於野，故首繼以先進。惟我與爾，其堪庶幾，故次之以顏淵。奔走禦侮，必有武備，故次之以子路。道之不行，貧固非病，故次之以原憲。發端標題四科，謂政治第一命脈，在備人才，以脩己安百姓爲之終極，并將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之關鍵，安置其間，均爲政治學之大作用。

從衛靈以下四篇，是第六段，乃傷政治家不得見用，世道必日下一日，而社會國家兩趨下流。由此而君子固窮，小民糜爛，故次之以衛靈。魯衛兄弟，政在私門，故次之以季氏。三桓已微，倍臣執國，故次之以陽貨。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次之以微子。皆陳恒弑君而無討，破壞政治大本所致，故卒以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痛切言之。

從此以下兩篇，是七八兩段，七段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世窮而後見節義，故次之以子張。爲

政治學留種子，八段謂碩果終於不食，剝極無不來復，故特以堯曰終全經焉，是預期於將來，換言之，即傳救國之法於後人者也。

準以上種種之推演，可以下一決論曰：論語是確係政治學，并確是具體之政治學，是實驗之政治學。

除去社會政治外，國家學上政治最高者，屬統治範圍內包三大政系：（一）立法之政治，（二）行政之政治，（三）司法之政治，立法即選舉政策，司法即訴訟政策，行政包羅雖多，其犖犖大者，要不外四項：（一）教育政策，（二）理財政策，（三）軍事政策，（四）外交政策，以上種種論語皆有緊要精義，可以分條而加研究。

先論選舉之政策，論語之選舉法，爲有限制於舉賢才句，舉直兩章，可以知之，論語之選舉區，實取狹義，其投票方式，用記名法，於舉爾所知三句，可以知之，地小則人方可知，苟舉而不才，必有相當之處分，論語舉出之人，皆必有政治才能，於不仁者遠，能使枉者直，可以知之，論語之選舉，決無黨見從周而不比，羣而不黨，可以知之，論語選舉資格謹嚴，有選權者，

皆有鑒別人才之方、於視其所以章、鄉人皆好章、可以知之、準論語之選法、補正方今選舉條例、尙何患選舉之不良哉、

至於訴訟之政策、其惟一宗旨、是辟以止辟、刑期無刑、所以聽訟、吾猶人也、一章、實爲司法政治上惟一之要旨、論語之法例、外嚴而內寬、峻上而恕下、從其身正章、季康子患盜章、問政兩章、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皆可以知之、論語之法典、必經公布、於何謂四惡一節、可以知之、論語訴訟之條例、雖用兩造質對、并兼重駁斥主義、以減無謂之紛爭、從片言折獄、可以知之、論語之刑規、不得有出入、從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兩句、可以知之、準論語法義、脩正今之刑典、而司法界亦不致如是之不平矣、

他若教育政策、論語之學校制度、大抵採用周官、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可以知之、論語之年限制度、可以左右出入、於中人以上一章、可以知之、論語之教育、不分貴族平民之等級、從有教無類、可以知之、論語之教授原理、採用自動方法、從不憤不啓一章、可以知之、論語之校風、採用節儉主義、從君子食無求飽、士志於道、謀道不謀食諸章、可以知之、若用論語

之教育精義、改良現時之教育、則不致有生心害政之事矣、

又如理財政策、其病根在乎中飽、上以剝國、下以瘠民、論語之理財方針、則深痛乎此、觀季氏富於周公章、衛公子荆善居室章、可以知之、論語之理財要義、重在藏富於民、從哀公問有若章、及雖有粟兩句、可以知之、曰富之者、以足民食爲要義、而足食之源、根於重農、此所以使民以時也、然富民之本、在於薄歛、故又以節用爲前提、他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俾得懷土而懷惠、無非爲足民之本、至如冉求攻於藝、故爲財政專家、此亦爲工藝政策、苟能用其精義、以治今後之財政、則不致上下交困、而陷政治於絕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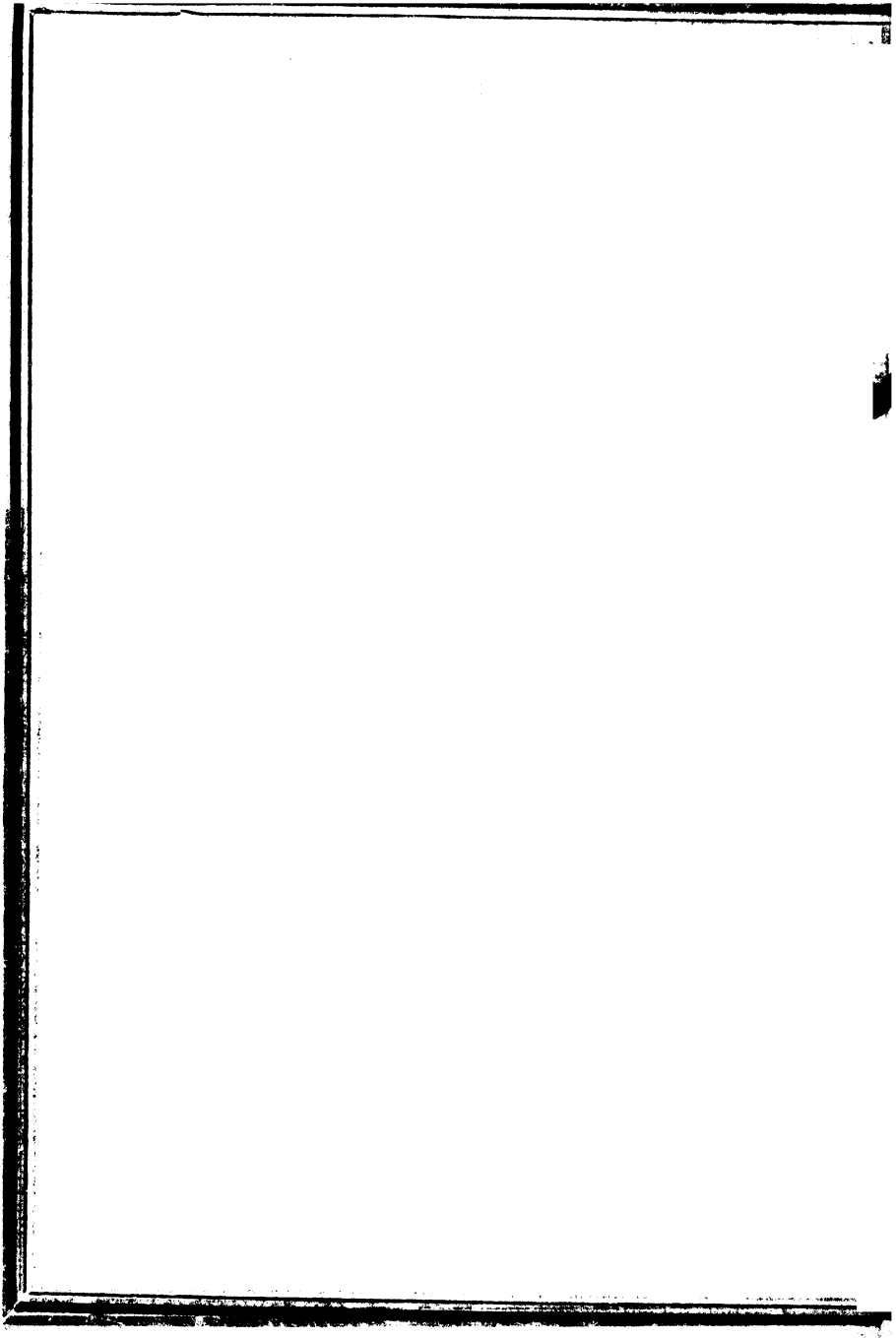
至於軍事政策、論語係用周官舊制、三年而大閱、以爲入伍退伍之期、於善人教民一章、可以知之、有常備、有續備、而現兵已訓練一周、故曰可以卽戎、論語之軍事學、亦重軍畧、亦重戰術、於子行三軍章、及有勇知方兩句、以不教民戰章、皆可以知之、論語之軍政、必無叛將驕兵、於好勇不好學、勇而無禮、及君子尙勇章、可以知之、以禮義學訓之、故上不爲亂、下不爲盜、而軍政雍肅、論語上之軍人、可敗、可擒、可殺、而不可降、於三軍可奪帥兩章、可以知之、

此由也。聖人所以許其可與從軍政而治賦也。準論語之軍事學，以造成有用之軍範，何有於獨立而抗中央，何有於譁變而害下民者乎？

至如外交政策，論語上則不尚儉樸，於赤之適齊，赤也束帶，赤爾何如數節，可以知之。脩辭方法，於爲命一章，可以知之。集衆長以成，此子產所以爲外交家也。交接之儀，於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章，可以知之。儀式之方，於鄉黨記饋相者，可以類推也。子貢在孔子門爲外交才，於子貢問士章，可以知外交大本，而不學詩無以言，皆教人考察人情風俗之方也。雅度從容，談言微中，溫柔敦厚，氣象移人，非深於詩學者不能講外交者，安可不讀論語而知詩之可興可觀可羣者乎？

然而此皆政治之條目，凡一切生心害政者，不可不預爲之所。足恭而便辟者，令色而善柔者，巧言而便佞者，驕樂者，佚樂者，宴樂者，稱人之惡者，居下而訕上者，勇無禮者，果敢而窒者，微以爲知者，不孫爲勇者，訐以爲直者，鄙夫者，穿窬者，鄉愿者，固者，果者，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者，羣居終日不及義而好行小慧者，皆不可不力察而斥去之者也。

然此猶其著者、其禍政治於無形中而尤可畏者、卽異端是也、雖云小道可觀、致遠必陷於終泥、故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必一之於主忠信者、苟忠信不如己者、不可與也、學而不思兩章、所以特明政治之害、懼老莊之尙自然也、故特著子桑太簡之不可、原壤不遜弟之當叩、懼墨子之二本也、故特於宰我問喪見其義、懼神農之比同也、故特於樊遲學稼見其失、懼南方之強、不報無道也、故特著何以報德之詰、懼北方之強、死而不厭也、故特著暴虎憑河之戒、懼伯夷之聖、將化天下以隘、故特著其不念舊惡之量、懼柳下之聖、將化人於和而流、故特著其三黜不去之介、皆所以導人心於中行、而預杜政治之亂萌者也、



孝經大義

蔣庭曜

孝經一書，孔子與曾子論孝而作，是發明人道之書，舉其大者言，故曰孝經。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與春秋相爲表裏，可知孔子之所以爲聖，全在于孝，而孝之外，無復有所謂行也。則孝經者，實人生不可不讀之書。今試舉其大義，約分三節，以申明之。

一、明天性以立孝之本。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又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此言子于父母，孝順之心，生而有之，不容僞作也。是以孩提之童，至無知也，不見其父母必泣，見其父母則喜，有辱其父母者，必狂號叫躍而不可止，父母雖鞭之至痛，而喚父母之聲，則不絕于耳，是何也？孝順之心，生而有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所謂良知良能也。今人喜談愛情之說，愛情固至善也，然不愛其父母，而愛他人者，無是理。無是性也。故孝經謂之悌德，且不思父母之恩乎？方少之時，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寒爲之衣，飢爲之食，拊之畜之，教之育之，愛護之道，苟可以爲之者，無不至也。及其既壯，或遊于學，或遊于宦，然父母愛子之心，則猶未嘗一日衰也。倚閭而望，當食而思，惟恐其子寒暖之不時，飲

食之不節、而疾病是憂也、惟恐其行之或失、事之或償、而禍患是懼也、父母之愛其子、恩如此其至、情如此其篤、則爲之子者、宜如何以報之、昔范睢受須賈一綈袍而思憐、韓信受漂母一飯而知報、彼范睢韓信特一莽夫、然受一綈袍一飯之細恩、尙知所以報之、况於父母之恩、所謂昊天罔極者乎、不見夫鳥獸之爲物乎、至無知也、然鳥能反哺、羊知跪乳、是鳥獸尙知孝其父母、况于人而可不如鳥獸之爲性乎、故王褒讀蓼莪之詩而思悲、門人爲廢蓼莪之篇、孝子行役陟屺而想見其父母、因夙夜是愼、孝順之道、誠受之天、本之性、感于情、發而不能已也、凡人之生、年日益壯、而父母之年日益衰、子之年日益壯、則親日益疏、自腹而懷、自懷而學、自學而宦、養之日無幾時也、親之年日益衰、則養日益迫、或三四十年、或五六十一年、或七八十年、父母之年不可待也、故孝子不能一日忘其親、孝經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皆本乎情性、發乎至誠、故無所不用其致也、情性明、而孝不能一日已、此明天性所以爲孝之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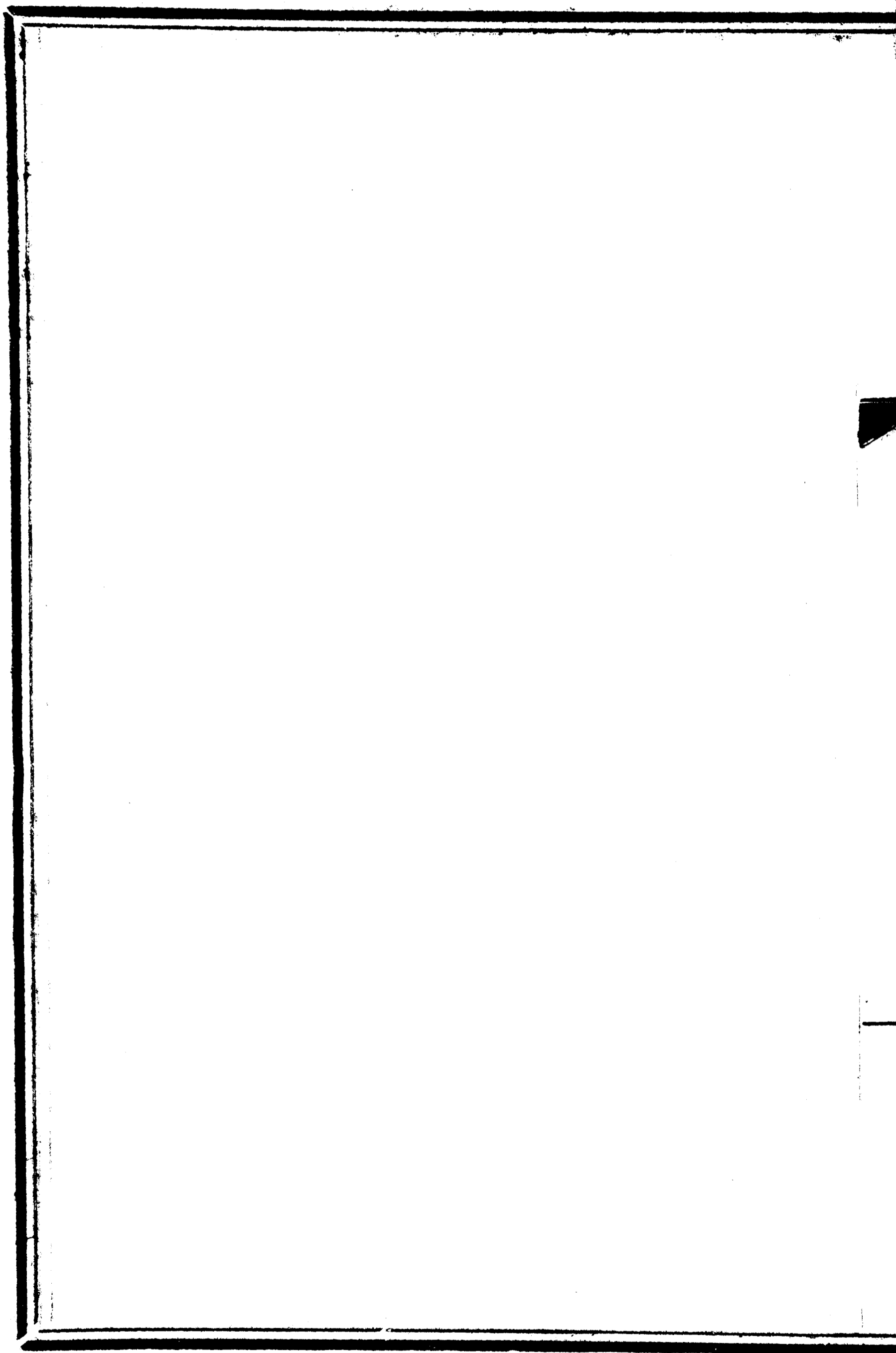
二、盡人道以廣孝之德 父子之性旣明、孝之本根旣立、然非徒慈愛恭順、從父之令、而後

爲孝也。孝經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于父，臣不可以不爭于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又非徒安親榮名、偷生畏死、以保其身之謂也。子張曰：士見危授命，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曾子曰：戰陣無勇非孝也。故當不義之事，雖于父必爭，當義則雖至死而不懼，是何也？所以盡人道也。人道盡而後可以爲孝也。從父之令，陷父于不義，忘身之死，蹈身于不義，人道兩喪，孝子豈爲之？是以孝者盡人道而已。人道之外，無復有所謂孝也。是故君明臣忠，父慈子愛，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人道也。卽所謂孝也。推其極，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人道備而孝德廣矣。反是則人道亡而孝德亦亡矣。是故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惟恐虧人道，以爲父母之羞也。蓋父母之生予也，天秩天序，未嘗有缺也。父母全而生之，而使予壞之，于心何忍乎？故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全其形體以歸之父母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全其德行而歸之父母也。非徒爲父母也，爲全人道也。全人道，所以不敢有負於父母也。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人之道，孝之德也。今人有斥孝不可以該人道，因倡非孝之說者，是不知人之道與孝之義者。

也。此盡人道，所以爲廣孝之德也。要而言之，人道者，生機也。即生理也。孟子曰：樂則生矣，不孝則生機滅，而生理息，而人心亦幾乎死矣。豈不大可嘆哉。

三、教孝道以順民之情。孝旣本于性，人道備于孝，則在上者自宜順民情而教之以孝。周禮以孝教萬民，以刑糾不孝，故大司徒之職以六行教萬民，首曰孝，以八刑糾萬民，首曰不孝之行，而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曰孝德，教三行，一曰孝行，大司寇之職以五刑糾萬民，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五曰賊殺其親則正之，可見周代孝之注重，寓于教育行政之際，蓋孝德爲人所共有，教之以孝，所謂以人治人也。人而不孝，是自絕于天，自棄其人道，是宜以極刑處之。故孝經曰：五刑之族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本于孝也。故孝道明而禮樂刑政于是生焉。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古之聖賢本身作則，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是其所

困者本也、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行之易也、當此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老安少懷、敬業樂羣、下之鳥獸魚鼈咸若、暴戾之氣消、而和親康樂之氣、彌綸於天地之間、孝經之開宗明義、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于是乎信矣、孝之德至此而盡之矣、今之熱心救世者、有談自治政策者、有談普及教育者、竊謂自治普及、惟教孝能之、孝之道無論上下古今、內而家庭、外而社會、無不當行之也、此教孝道所以爲順民之情也、以上三則、皆孝經之大義、上兩節人人皆當自盡其孝、下一節在上之人、與賢德君子提倡之以開風氣之先、庶幾息殺機而來太平之世、則孝經一書、不空存于今日矣、昔朱子甲寅上封事云、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書、知南康時示俗文云、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于身、枉費力也、朱子上告君、下告民、皆以孝經、今人悼殺機之盛、往往崇奉異說、何如本朱子之教、日誦孝經之爲有益哉、



孟子義利之辨

錢國瑞

孟子曰、天下瀟、援之以道、其道惟何、辨義利而已、義利二字、王伯所由別、國家治亂所由分也、爲公則爲義、爲私則爲利、皆可得而知之、質言之、即公理強權之謂也、蓋公理戰勝強權者有之、未聞有強權戰勝公理者也、故以公勝私、則舍利而爲義、以私勝公、則舍義而爲利、其始也不過毫釐之差、其終也有千里之別、故孟子一書、學識雖宏博、而於辨義利爲尤嚴、約言之、其關於人心之得失、社會之善惡、天下之治亂爲最大、晰言之、可分爲數類、曰上下之義利、曰生死之義利、曰性命之義利、曰進退之義利、曰貧賤富貴之義利、曰個人之義利、之六者、尤以個人之義利爲最重要、申述於左、

何謂上下之義利、孟子不云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上行則下效、是以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而曾子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背、言上以德服民、而下亦以德事上也、孟子傳孔曾之學說、故其

對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則曰、仁義而已、夫上欲以利吾國、則大夫庶人、皆欲利吾家、利吾身、則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苟梁惠王聽從孟子之言、則竊奪之心不起、弑逆之禍不生、且人以義爲心、則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以利爲心、則一身之外皆是仇敵、爲上而不以民爲一體、而以民爲仇敵、則橫政出矣、爲下而有利吾之心、則犯上作亂之事起矣、是故三代仁義之風、至平王東遷後、一變而爲利欲汨沒之戰國、此世界轉移之一大關鍵也、而孟子兢兢以救世道人心爲務、所以大倡仁義之說、是則辨上下義利之關係、託始于首章、豈非大有深意哉、是以司馬子長作孟子傳、爲之嘆息不置、其微言大義、亦可見矣、此上下義利之關係、不可不辨也、

何謂生死之義利、人之於世也、生而名聞於世、死而流芳於後、此君子所競競者也、於此有二人焉、其一、則生而名聞於世、死而遺臭於後、其一、則生而無聞於世、死則照耀史策、此無他、生死義利之分也、凡人當生而生、當死而死、義也、反是、則其生也、必有私利之心於其間、其死也、亦必有私利之心縈迴於胸中、故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傷勇云者、即不

當死而死、死而博一時之浮名、非爲義而爲利也。又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夫舍生取義、其胸中無一毫之私、如對滕文公之鑿池築城、效死勿去之意也。是故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其義一也。然古來仁人義士不多見者何哉、皆貪生惡死害之也。蓋人懷貪生惡死之心、則有飢渴之害焉、宮室美麗之害焉、妻妾之害焉、夫飢渴也、宮室也、妻妾也、皆爲私也、卽皆爲利也。由是則生而禮義廉恥之道喪矣。然而生不得其道、死亦不得其道、同一不道也。而死則勝生焉、何也、生易而死難、生欲而死惡也、此生義利之重要、不可不辨也。

何謂性命之義利、人生之事、有屬於性而爲命限之者、有屬於性而命不得限之者、如耳目口鼻人所同也、其所嗜亦同也、是以口之於味、美惡同者、性也、而所以得美惡則不同者、命也、目之於色、美惡同者、性也、而所以得美惡則不同者、命也、耳之於聲、美惡同者、性也、而所以得美惡則不同者、命也、鼻之於臭、美惡同者、性也、而所以得美惡則不同者、命也、四肢之於安佚、同者、性也、而所以得安佚則不同者、命也。設欲強而同之、則八珍之味、富貴者能得

之、而貧賤豈能得之乎、黼黻文章、有爲者能得之、而布衣賤士、豈能得之乎、韶武之樂、聖賢之君能得之、而桀紂豈能得之乎、芝蘭芬芳、隱逸之士能得之、而販夫走卒豈能得之乎、四肢安佚、勞心者能得之、而勞力者豈能得之乎、是以君子樂天、達人知命、所謂天定勝人也、何謂屬於性而命不得限之者、如仁之於父子、性也、而父子之道不得命也、然不可因命而廢其仁、義之於君臣、性也、而君臣之道不得命也、然不可因命而廢其義、禮之於賓主、性也、而賓主之道不得命也、然不可因命而廢其禮、智之於賢者、性也、而賢者有時用其愚、命也、然不可因命而廢其智、聖人之於天道、性也、而聖人有時不得天道、命也、然不可因命而謂無天道、所謂人定勝天也、是以舜之於瞽瞍、不可廢其孝、文王之於紂、不可廢其忠、寧武子之邦無道則愚、不可謂之不智、孟子之舍我其誰、不可謂不知天道、夫屬於性而命得以限之者、義也、屬於性而命不得限之者、亦義也、反是則爲私爲利矣、此性命之義利、不可不辨也、

何謂進退之義利、孟子不云乎、進以禮、退以義、此大公無私者也、若進不以禮、退不以義、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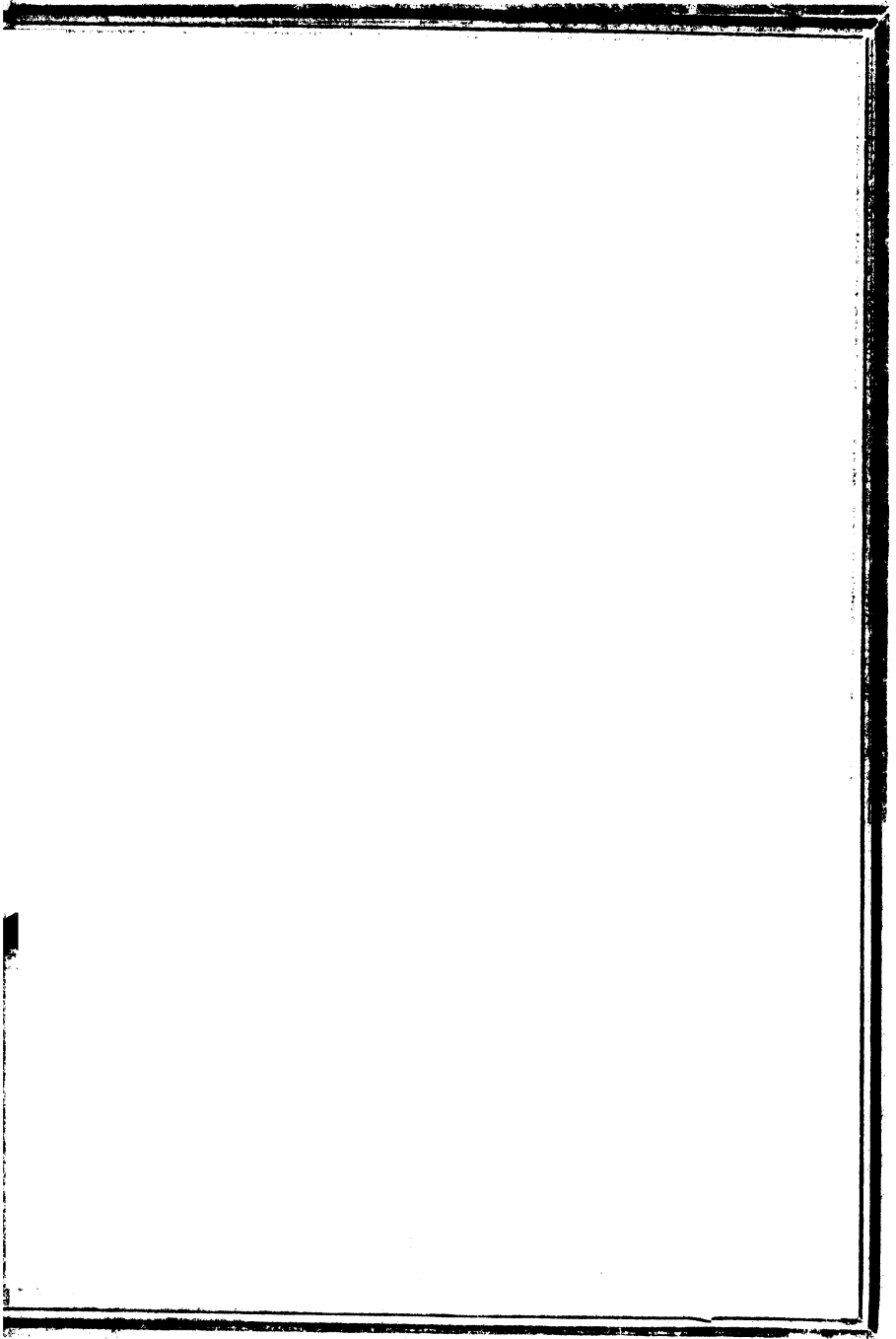
爲利矣、何謂進以禮、退以義、如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如孔子於衛主顏雝由、於齊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如去魯之遲遲吾行、如孟子之去齊三宿而後出、盡、何謂進不以禮、退不以義、如或謂伊尹以割烹要湯、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痾人瘠環、如小丈夫之見於其君而不受則怒、倖倖然見于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又如易牙之和調五味而干齊桓等是也、此進退之義利、不可不辨也、

何謂貧賤富貴之義利、富貴人所喜也、貧賤人所惡也、喜惡天性也、然富貴自富貴、貧賤自貧賤、或先富貴而後貧賤、或先貧賤而後富貴、命之所繫、不可強而同也、若貧賤不以富貴爲畏、不以貧賤而阿諛富貴、以干富貴、此貧賤天然之公理、即貧賤之義也、反是則爲利矣、然富貴不以聲勢凌人、亦天然之公理、即富貴之義也、孟子不云乎、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孱藐、然言貧賤者不以富貴爲畏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勿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勿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勿爲也、言富貴者、豈可以富貴而炫耀鄉里乎、陳代之枉尺直尋、即以貧賤而阿諛富貴、公孫衍張儀之輩、以順爲正、而阿

袂富貴以千富貴、此孟子所不屑也、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言不以人爵爲富貴、而以天爵爲富貴、不以不得人爵爲貧賤、而以雖得人爵而不得天爵爲貧賤、此貧賤富貴之義利、不可不辨也、

何謂個人之義利、凡人得志與不得志、命也、惟君子不得志於時、則退而修身以見于世、此孟子所謂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也、故君子不以得志於時而王天下爲樂、而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樂、不以得志於時而廣土衆民爲樂、而以仰不愧天、俯不忤人爲樂、不以得志於時以取卿相爲樂、而以得天下之英才、以教育之爲樂、個人之樂、卽個人天賦之義也、若以不得志於時、不能退而修身以見于世、此孟子所謂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也、孳孳爲利之徒、不以父母不存、兄弟有故爲憂、不以仰愧天、俯忤人爲憂、不以不能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爲憂、而終身以不得志於時爲憂、此個人之憂、卽個人之利也、人人知有個人之利、而不知有個人之義、其能辨貧賤富貴之義利乎、其能辨進退之義利乎、其能辨性命之義利乎、其能辨生死之義利乎、其能辨上下之義利乎、所以個人之義利爲最重要也、戰國時

之假機相生、人心之機械變詐、非由于不明義利之辨乎、此孟子所以辨義利爲尤嚴也、嗚呼、今日吾國情形、有異於戰國乎、試問今日四萬萬之國民、有能明個人之義利者乎、試問今日貧賤富貴之徒、有能辨義利者乎、試問今日憧憧往來之流、有能辨進退之義利者乎、試問今日軍人、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有能辨生死之義利者乎、試問今日社會之中、自號文明之人、有能辨上下之義利者乎、試問今日選舉政策、有能辨上下之義利者乎、國瑞今日、所以講孟子義利之辨、大聲疾呼、爲諸君告也、孔子曰、見利思義、然則義利不難辨也、其難辨者、戰爭之義利、另有孟子之弭兵學說、不贅、



孟子之弭兵學說

畢壽頤
王蘧常

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文武固相須而行者也、今何言弭兵、嗚呼、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非祇自焚也、將以焚人也、孟子處戰國之世、目覩當時戰爭殺伐之禍、民之喪其家室、奔竄流離、宛轉號呼於白刃利鏃之下、一將功成、萬骸山積、於是出其救世之苦心、倡爲弭兵之說、以促當時之覺悟、非徒覺悟在上者而已、且以覺悟普天下之人也、非徒覺悟當時而已、且以覺悟千萬世之後也、故又發明良知之說、提撕不忍人之心、以之遏絕殺機、最爲精切、特就顧等平日所受于師門、而參以管窺所得、大約可分七條以賅之、(一)天道與人道精蘊、(二)推本良知之弭兵、(三)尊重民權之弭兵、(四)推本反動力、(五)判別利義、(六)定一主義、(七)討論各家弭兵學說與孟子之比較、微言大義、實不敢仰窺於萬一、然時當今日、遂自忘其謏陋、特分述之如下、

一 孟子之天道與人道精蘊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民命之重於天地間、當何如、戰國時人

君專務闢土地、充府庫、視民命若土苴、若草芥、故孟子特推天道以合人道、痛哭流涕而道之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天之所視、即民之所視、天之所聽、即民之所聽、天道之所貴、仁義忠信、

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張南軒

曰天爵謂天之所貴也

人道之所貴、亦仁義忠信也、仁人心也、汝因徇一時權利之見、於是爭地爭城、互殺不已、是殺人以益我也、是滅絕人道也、是傷天地之和也、殺人者人恆殺之、汝殺人父、則人亦殺其父、汝殺人子、則人亦殺其子、千萬人之父之子、皆欲殺汝之父、殺汝之子、則汝不勝誅矣、汝之死、非人殺之也、天殺之也、非天殺之也、實汝自殺之也、故違天地之仁、以殺人、實不啻自殺之也、義人路也、汝因徇一時權利之見、於是率土地以食人肉、驅百萬之衆、入於不義之歧路、以同爭乎權利、汝所爭、既不義、此數百萬人亦將同出乎不義而奪之殺之矣、非人奪之殺之也、汝教之奪之殺之也、故違天地之義、以奪人殺人者、實不啻自奪之自殺之也、傳曰、盡心曰忠、則忠即盡我人道之謂也、今汝徇一時權利之見、不惜塗民肝腦、血民肌膚、以博之、民見汝之無人道、以驅我死、則吾亦將疾視汝之死而弗救、汝慢而殘下、吾

亦將慢而殘汝矣、出乎爾者反乎爾、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其反汝而殘汝也、汝教之反也、殘也、故違天地之忠以反人殘人者、實不啻自反之自殘之也、信有諸已之謂也、汝因徇一時權利之欲、不恤搜括以養兵、於是剝膚敲骨、磨牙吮血、巧立名目、無微不入、公私上下、掃地赤立、曾不一念人民之苦痛、曾不反其固有之良心、于是力有所不及、令有所不行、汝之視民如犬馬土芥、則民亦將視汝爲國人爲寇讎矣、千萬人視汝爲寇讎、則土地高官、尙能一朝居乎、嗚呼、孟子之言痛切矣、反是道也、則民將不勝歸、孟子恐其不信也、故又大聲疾呼曰、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又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奈何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而居危亡之地、荆棘之路以爲快哉、嗚呼、孟子之言痛切矣、

二 推本良知之弭兵學說

孟子處戰國之際、見所謂國君士大夫者、皆溺於權利之說、利權之所在、不惜沒我固有之良知、良心既死、於是日趨死路而不自知、殘民以逞、無所不至、爭一地而死其良心者有之、爭一城而死其良心者有之、爭高官爵祿、不惜傷百萬之衆而死其良心者有之、其心已死、

營營逐逐、而喪其魂魄、去死實一間耳、卽得一城一地一高官、又何足貴乎、孟子見其相率而入於死路也、於是推本良知以促醒之、蓋良心人人所固有、雖至愚至不肖、至極至悍、然苟闔戶而詔以良知之說、或令其清夜自思、未有不面赤汗下、憬然悟者、故愚如梁惠王、東敗於齊、長子死焉、喪地於秦、南辱於楚、而猶欲驅民以戰、孟子詔之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而梁惠王之良心、亦知愧而偶見矣、悍如齊宣王、伐燕而取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孟子詔之曰、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而宣王之良心、亦知愧而無言矣、於以知孟子之言弭兵、乃根本之大計、夫人人皆有惻隱之心、今特汨於一時利欲之見、而其惻隱之苗固在也、旣不忍於赤子之匍匐入井、其忍於驅數百萬之衆以入水火之中乎、吾知其良心不然也、惜梁惠齊宣未能幡然改悟、卒各底於亂、釀成戰國死亡之禍、可勝痛哉、孟子此種學說、不勝枚舉、特舉此以賅餘、此實我孟子之眞精神、救世之苦心也、

三 尊重民權之弭兵政策

民者、天地之心所寄、天地以好生爲心、斷無視民之札瘥天昏而聽其死亡者、故民亦以天地好生之心爲心、斷無棄其室家、而以膏白刃、櫜鋒鏑爲樂者、戰國之君、不知斯義、以爲小民極賤、可以供我驅策、民不欲戰、而強之使戰、民不能戰、而強之使戰、民力已疲、而猶強之使戰、民命已盡、而猶強之使戰、殘賊生靈、熟視無睹、於是孟子發明民貴君輕之說、以發揚民權、而遏絕在上者好殺之機、民爲邦本、國以民爲天、君者爲民而立、使之經理民事者耳、有民斯有國、國家以民爲主體、則民誠可貴、民貴之說既明、則知離其室家而荷戈遠征者、民所不欲也、在上者不得而強之、肝腦塗地而爭競是尙者、民所不欲也、在上者不得而強之、戕人父兄子弟而卒以自戕者、民所不欲也、在上者不得而強之、故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見其然也、故又曰保民而王、此尊重民權之明效也、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此剝奪民權之影響也、在上者誠能尊重民意、視民心之趨向、爲布政之準的、則弭兵之策、亟宜實行、而不容一日緩矣、

四 推本反動力之學說

戰國之君、類多好勇鬥狠、雖喻以善惡之報、禍福之幾、而亦悍然不顧、於是孟子推本反動力之說、以爲痛切之警告、其言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父、人亦殺其父、殺人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又對鄒穆公之問、引曾子出爾反爾之說、以警之、所謂反乎爾者、即反動力是也、蓋善惡禍福之感應、在冥冥之間、人不可得而見、而反動力則衆目咸睹、譬之懸沙囊於空際、奮力擊之、其回擊也必猛、投石於水、濺沫四飛、可以過類、孟子常言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換言之、詈人者人亦詈之、毆人者人亦毆之、愛人敬人、即所以自愛自敬、詈人毆人、即所以自詈自毆、行善行惡、亦莫不有反動力、是在人、之所施者何如耳、興師動衆、爭城爭地、戕賊人之父兄、以快其憤懣之心、人亦必興師動衆、以快其報復之念、直接殺人之父兄、間接自殺其父兄、人莫不愛其子弟、我乃殺人之子弟、則人亦殺我之子弟、有司、三十三人之死、穆公自殺之也、人莫不愛其子弟、我乃殺人之子弟、則人亦殺我之子弟、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惠王自殺之也、孟子謂今而後知、蓋謂數十年

來、目睹逞兵好殺之反勤力、實有如此之慘酷、歷歷不爽、較之善惡禍福感應之說、更爲直截痛快、確然有據、所以感發暴君之心者深矣、

五 判別利義之學說

孟子于利義二字、判別最嚴、絕不容稍有假借、而一人之私利、尤孟子所深惡而痛疾者、觀其於梁惠王利國之問、宋牼以利罷兵之說、皆以何必曰利一語駁之、謀國者不以理義而以利害、則利之所在、其勢必爲衆之所趨、人與人逐利、必至於爭、羣與羣逐利、必至於鬥、國與國逐利、必至於戰爭、奪殺戮之慘、皆利之一言啓之也、故孟子提倡弭兵之說、尤兢兢於義利之辨、宋牼說秦楚二國罷兵、此正孟子之所贊同者、而以不利之說進、則與孟子弭兵之義相背、義是天理、利是人欲、使秦楚二國怵於不利之說而罷兵、其心仍注重於利、究未能克其人欲之私、今日雖以不利而暫息一時之爭、異日苟見有利可趨、則戰爭又起、且一念以爲不利、而一轉念間又以爲利、則一時之爭、恐亦未能暫息、至於提倡仁義之說、則人皆知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父母、傷害天理、滅絕人道、仁者所不忍爲、故一戰勝齊、遂有

南陽利莫大焉、然揆之天理、則謂之殃民、不容於堯舜之世、約與國、戰必克、利莫大焉、然揆之天理、則謂之賊、爲聖王所必誅、義利之辨明、而弭兵之說庶可得而行矣、

六 孟子之定一主義

孟子一書、屢言無敵、無敵二字、卽孟子之定一主義也、所謂無敵者、以至仁伐不仁也、以德化天下、而不專以武力爲功也、故曰、善戰者服上刑、又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夫天下古今大勢、分久則合、亂極則治、非特人事之當然、實亦天行之公理、戰國之世、擾攘極矣、當時人君、亦有苦戰爭之不息、而思欲統一之者、觀於梁襄王惡乎定之問、可知、孟子告之曰、定於一、定一之說、吾謂戰國之君、非不能知、特誤信定一非用武力不可、於是不惜竭民之脂膏、而壹意養兵、塗民之肝腦、而壹意用兵、相爭相殺、愈益紛擾、殺機愈演而愈慘、定一愈離而愈遠、欲求弭亂而亂愈起、欲求無敵而敵愈多、故孟子又告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不嗜殺者不忍之仁心也、其時人民處水深火熱之中、朝不保夕、苟能有愛惜民命而負保養之責者、則民之歸之、有不如嬰兒之投慈母者乎、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

民之悴樵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此時而言定一、其事甚易、祇須不嗜殺人一事、已足以感召天和、人民歸向、而無敵於天下矣、故曰仁人無敵於天下、又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總之有形之兵革、必不能消蝕無形之仁義、而無形之仁義、足以消弭有形之兵革而有餘、可知孟子定一主義、卽根本於無敵、所以能無敵、由於能行仁義、而不嗜殺人、足以當之、行之非艱、惜乎戰國之君、皆蔽于武力足以定一之一念、而莫能用孟子之說也、

七 討論各家弭兵學說與孟子之比較

生人禍變之慘、莫亟於兵、兵戈之禍、烈於春秋、故弭兵之說、亦因之而起、卽如向戌合晉楚之成、而大會諸侯、蓋能實行其弭兵主義者也、然當時諸侯、咸以利害爲要圖、而不知義理之本旨、故不數年而戰禍又起、於是各家弭兵之說、紛紛不一、道家之說、以恬淡無欲爲體、以退讓不爭爲用、如老子言佳兵者、不祥之器、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等是、墨家之說、以兼愛爲體、以義正爲用、故倡爲非攻之論、法家之說、則歸於至善不戰、見於管子幼官篇、兵家之

說則貴屈人之兵而非戰，見於孫子謀攻篇。以上各家咸以愛惜民命爲正義，具有救世之苦心，不可爲非儒家之支與流裔。然其說駁雜不純，與儒家互有出入，而法墨兩家尤爲似是而非，恐其流弊所至，雖日言弭兵，而兵愈不可弭。今以孟子之說對勘之，論列於下。

(一) 法家之弭兵學說 管子謂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其說甚是，然其弭兵之旨，則在法令嚴明，士卒精練，國用富足，操必勝之權，以威懾四鄰，使天下莫敢撓其鋒，不待戰而屈服於我，而後懷之以仁義。孟子則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如管子之說，蓋出於強迫四隣，環伺必有厲其甲兵，繕其守備，乘釁而動，以與之抵抗者，故葵邱之會，叛者九國，法家之說，何足恃焉。

(二) 墨家之弭兵學說 墨子謂義而正之，則列國無相攻之憂，不知義者在正我，而不在正人。故義字从我，彼侵奪相殺者，未嘗不自知其不義，特以權利之所在，遂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赴之。今欲以義正之，焉能使人之必義？故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又墨子曰：以非攻爲言，而設施戰守之具，唯恐其不足，如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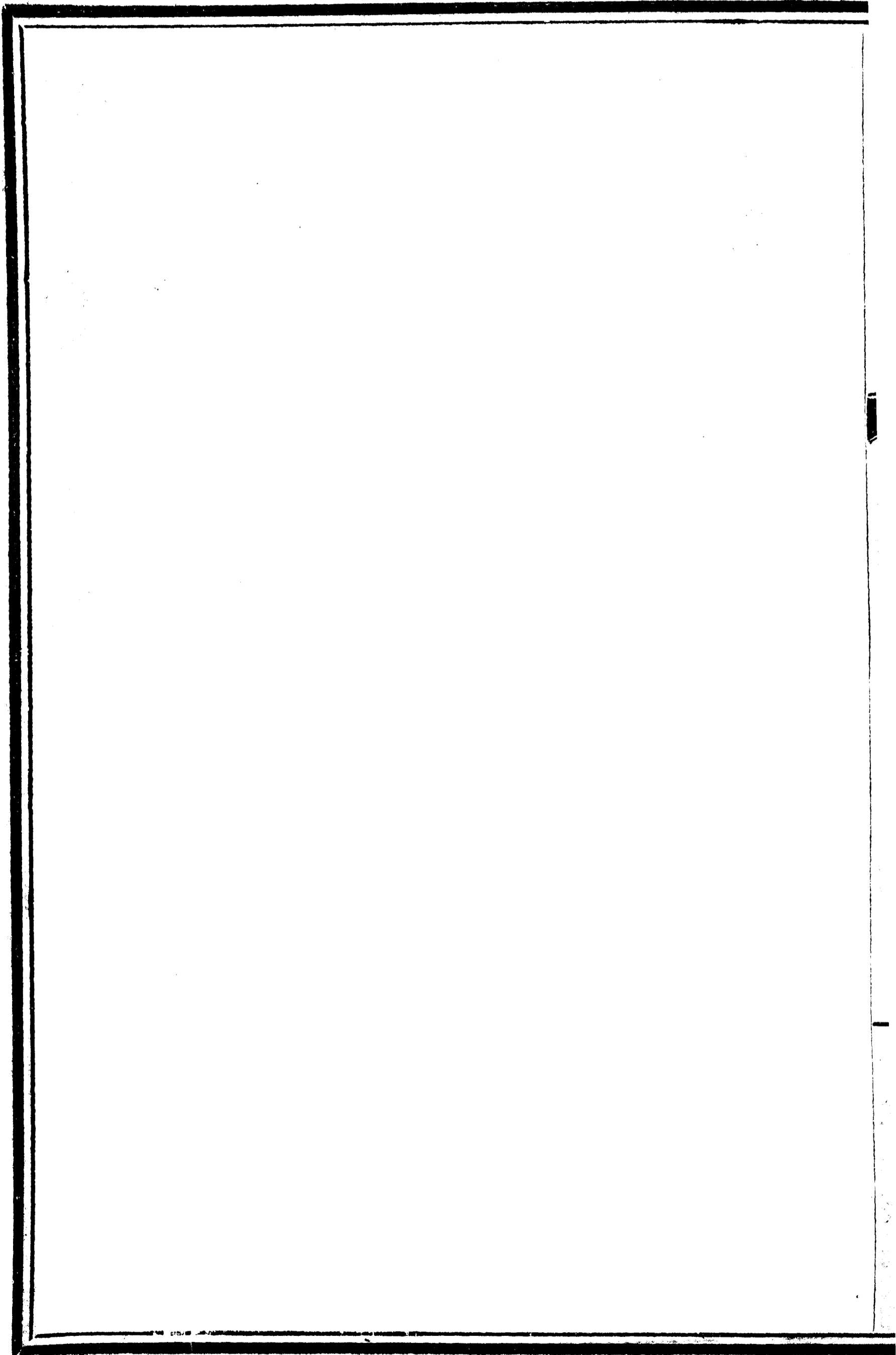
城門迎敵、祠旗幟、號令等篇、津津樂道、無異提倡、與吾儒家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之義、實相乖戾、所以一傳而爲禽滑釐、竟欲用魯敵齊、人以其師說、以開戰、而吾則謂其推衍師說、而一試其攻戰之術也、

總觀兩家、一則以力假仁、一則用非其義、與孟子之言仁義大相刺謬、假仁者、無往而非假、其弊必至號令不足重、盟誓不足信、禍機一發、而四方解體、前之弭兵也、實以養禍也、非義者、已害義而欲人義、則義有所不行、而敵我者愈衆、於是不得不日籌守備、日修戰具、惕惕然惟恐大敵之至、非以弭兵也、實以促殺機也、充二家之說、則日言弭兵、而殺機愈不可遏、可勝歎哉、雖然、孟子非不言守備也、與滕文公言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可知我儒之言守備、非專恃有形之甲冑、又輔以無形之忠信爲甲冑、非專恃有形之干櫓、又輔以無形之禮義爲干櫓、蓋有形之甲冑干櫓、有時而敝、忠信禮義無形之甲冑干櫓、則彌久而彌堅、彌用而彌厲、衆志成城、同仇敵愾、秦楚之堅甲利兵、有不足懼者矣、

結論

孟子之弭兵學說，既如此之精且切矣，吾請得而重申之曰：推測天道以合於人道，弭未然之兵也；推本良知，尊重民權，弭將然之兵也；推本反動力，判別利義，提倡定一，弭已然之兵也。弭已然之兵易，弭將然之兵難，而弭未然之兵爲尤難。以仁義忠信之天爵，貫徹乎人人之心，不待言弭而兵自弭矣。反乎此，則雖日日言弭兵，言和平，而所謂弭兵和平，實各憑實力以相持，特牽於一時之利害，暫相調協，必將如地雷火藥，導火線愈長，而其火愈烈，痛哉！今之英相喬治有言曰：若不求真正和平，則第二次戰禍不遠，歐洲將成灰燼矣。夫所謂真正和平者何也？吾將語之曰：仁義忠信，吾又知吾言一出，人必笑其迂遠，而關於事情，然有形之兵，常隨人心上無形之兵而起，非此實不足以弭人心上之兵也。德意志經歐戰以後，社會人心，咸恍然大悟，物質愈文明，道德愈衰弱，實足以促殺機亡家國而有餘，漸趨向於道德之文明，有所謂青年進步會者，日讀論語，遂成一時風尚，或可救以後之禍乎？吾國十餘年來，兵燹頻仍，莫知所屆，社會之秩序，尙不致破裂，實有賴孔孟之學說能維繫於無形。

也、安得孟子復起、充此說於天地之際乎、



讀史記之研究法

吳寶淩

周子云、文以載道、故求道者、必先學文章、而學文章者、必求古人之方法、體例、結構、變化、轉換、首尾、由韓文公以來、莫不皆然、古來文章、除六經高明廣博、學者難以學步、其次則必首屈邱明之左傳、馬遷之史記、學文章者必求之二家、左傳長於詞令、敘事、詼諧、小品、史記兼有其長、變化又加乎其上、唐太夫子論二家如弈棋然、史公國手也、邱明二手也、此評確當不移、從來文章家莫不於史記尋討消息、此是人人所知、而寶淩所謂研究之方法、則別有愚見、以爲能得史公之精神義理所在、則讀史記不難、學史記亦不難、請陳其說、以供葑菲之采、古人稱史記爲太史公書、所以以人明其書之理、即明此人欲自發舒其意見、故寄寓其精義於文章、又自知空言不如實事、所以取舊有文字以自證明、古立則今悟、著見則微表、文成則指達、孟子曾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曾言其義、則立竊取之矣、史公作史記、亦此意也、試論春秋未作前、先有事、然後有文、有文、然後有意、孔子之作春秋也、欲申明此義、所以寓之於文、欲成此文、以教人、所以寓之於事、史公師孔子之遺意、故史記

之作、由黃帝至麟止、十二世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一百三十篇文章、皆是史公所寄寓其精義者爾、史公以前有莊子、欲申其汪洋自恣之意、故其文寓諸虛、史公欲申明禮節名教之防、故寓諸實、惟其寓諸實也、故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故其文章反覆並不煩雜、殺散並不荒蕪、刊削並不脫漏、補綴並不廣徧、質野並不鄙俚、滑稽並不怪誕、皆寓也、學者欲求其文章、求其精義、必須從其所寄寓者求之、然而寶淩以爲史公固明白簡易、一以貫之矣、試以人喻之、人之四肢百體、亦有支離鄙藏可笑者矣、有若贅焉者矣、又有若缺焉者矣、而不如此、則不可以爲人者、其生然也、其形則寓也、資所寓以全其生、則生全而形立、若欲因形以求其生之方、雖以造化不測之神運、懼不能效其一肢一體也、寶淩所以讀史記研求之者如此、非有其他恍惚支離之說、然而以爲此猶夫人之所知、非別有知也、吾知之以吾、豈必人不各知之如吾也、而夫人應知之、或不能盡知之者、則以爲惑於史家、又說何以知其然也、論史者曰、遷固皆良史才也、竊有疑焉、不知論史者之何所見于史公之書而云然、孟堅之爲漢書也、不過舉漢事耳、有其事然後有其文、以其文舉

其事、孟堅之意盡於文、孟堅之文盡於事、並無其他精義寓於其間、其長在於事舉文美、稱爲良史則可、若并史公書而史之、與之相提並論、則竇凌期期不敢同然、而從古以來、皆如此云、所以然者、殆以史公其官則史、其書又名史記、而後人遂因官求書、因名求實、將此意而求其文、究其義、無怪乎趨趨然遠也、史公亦自知之矣、故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淺見寡聞道也、史公之爲此言、蓋懼人之不我知也、蓋自惜其所寓之精義也、故研究之方、爲必須研其精義、究其寄寓、仿佛其爲人、得之則釋然、不得則矐然、得之而無以自信、必須博求其效、不可遽決、使吾之所欲云、如出於彼所自云、而後吾之所云、非吾之意、史公之意也、庶乎可以有得、故其篇與篇次、人與人次、事與事次、無不有寄寓之精義、再能知將所有三千年之事實、如聚一朝、所有聖賢庸愚、亂臣賊子、如聚一堂、所有禮樂刑政、妖祥夢卜、如出一轍、所有褒揚嗟惜、嬉笑怒罵、如出一情、凡皆以暢其意也、發其厲也、譬如鳧鶴之腿、不可得而斷續之也、其命辭遺意、如造屋者所用之棟梁、瓴甃、油漆塗彩、缺一不可以成也、凡皆以明其精也、輔其義也、能知之如此、則史公之寄寓精神義理、皆可以一以貫之矣、雖積

卷盈百、皆可以斷章賦之矣、區區所得如此、
諸君子幸有以教正之、

性理學概論

吳其昌

性理學者、蓋本吾人天賦之知、推求物理、以爲一切行事之指導者也、惟欲得其全體之大概、非斷促時間所能盡、無已、今請舉千萬分之一而約述之、其大綱凡八、(一)理學之定名、及題解、(二)理學之本論、(三)理學之分析、(四)理學之修養法、(五)理學之進學法、(六)理學之派別、(七)理學之源流、(八)理學盛衰之原因、今一一分別而言之、

(一)理學之定名及題解

理學之定名

理學或謂之道學

根據宋史

或謂之性理學

根據程子云性

或謂之義理之學

根據

程子云仕物爲理處物爲義二語

或謂之性命之學

根據中庸云

或謂之身心之學

根據大學云心

或謂之聖賢之學

根據周子通書云

其名各異、而其實則一、不過窮格身心之理而已、

理學之題解

理字本訓、說文云、治玉也、引申之義、謂道也、

禮記仲尼燕居禮也者理也、孔疏云、理謂道理、又呂覽慎行則可以言理矣、淮南子說林不如循其理、又脩務殊體而合于理、又

汜論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高誘注皆云、理道也、謂道之精微也、

荀子正名志、輕而理不重物者、無

之有也、楊倞注、理爲道之精微、學字本訓、

覺也、廣雅釋詁云、學之爲言、

白虎通、辟雍云、

學覺也、悟也、

教也、論語學而時習之、

效也、論語學而時習之、朱

也廣雅釋詁云學教效也故理學猶言覺悟道理之精微也

(二) 理學之本論

一太極論 周子之太極圖、爲理學開創之權輿、後人視爲深微而難知、其實不過周子讀易而深有會于天地生物之道、故繪圖以表生物進化之程序而已、其圖之首、所以明萬物之本由一元演化而來、此以明易有太極之義故首一、所以暫使表太極之寓形既又恐後人認太極爲有形故又釋之曰無極而太極所以明太極爲無形爲有理 次所以明

萬物之所以生、不過由于一元之有動靜、有動靜則有變化此以明易一陰一陽之道天地之生萬物皆由一而二而四而八此不獨我國聖賢深明乎此即歐西學者

亦皆能知乎此故亦有細胞分裂之圖以表其演化之狀態○又按萬物皆生于一元吾國之所謂太極歐西之所謂電子吾國以太極爲有動靜故能生萬物歐人亦以電子爲有電核有電流電核靜而電流動故能集合而成原子其

說無不相合○又按周子之圖層次由內及外推而漸廣極合天地 次所以表明萬物皆由原質組合而成、

生物之意又層層皆成對象悉合幾何原理歐人所謂象限是也 由一元之有動靜而生變化由變化而生原質此不易之定理蓋舉凡世間之有機物無機物皆爲分子原質所錯綜集合而成所謂由單細胞組成複雜細胞由電子組成原子由原子組成分子由分子組成物體也蓋大至于未來

宇宙之星雲小至于電子皆爲同一物質此即中 而假定其原質爲金水木火土五種、此種思想處處有之如中國古代以金木

國之一元學說其後朱子之宇宙觀念即本于此 水火土爲五行如希臘古哲學家愛姆配道克及亞里斯多德以水氣火土四種爲構成宇宙 次所以明由原質

之原質如佛家以地水風火爲四大如墨子以水火土石爲四元質其立意之大旨皆略同 而構成萬物而以人爲萬物之代表、此以明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說蓋人體成分不過因有機細胞融合而成但男得陽性較多女得陰性較多耳人之一端如此萬物可以

類次所以明父母所生之子、萬物皆天地所生故萬物無一不肖天地以生物為心此不獨人類為然動物為

推然則植物亦莫不然即如果實未熟則其色青其味澀以避鳥類之啄傷若果實

既熟則青變為紅澀變為甘以招鳥類之食而傳以代表萬物自相生而變化無窮之意、宇宙間之進

布其種子若有知若無知蓋無一不以生為天性單而漸變繁復進化史即所以記述其漸變之情狀而已故一物各有一太極、英國湯姆生博士云電子為一小宇太宇太為一大電子我國

學說之相同而亦萬物合為一太極也、此即電子組成妄謂周子之意不過如此而已、無一不本于易

有如此者進化之圖表

一、理氣論 理氣亦不難別、易云形而上者謂之道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氣也以人身而言身氣也而人格

事而言孝父母氣也而朱子云、理不離乎氣、言理寓于氣、而主宰夫氣也、淺言之必有燈然後有光必有

父母之必當孝理也有所 又云、理不雜乎氣、言理氣雖相附、而實非一物也、淺言之光非即燈也人格非如此而已、

三、性善論 孟子道性善、萬世而無弊、其後如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韓昌黎言性善是從情上推見、情為性之所發、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一不善、惻隱如赤子匍匐將入井大聲

如執塗之人而呼之為盜賊則必怫然怒非至善而何辭讓如對路人而向之揖則必則性之為善昭昭矣、孟子

以揖相報非至善而何是非如以雪為黑以墨為白雖童子必曉曉而辯非至善而何性善合于名學之三支法因明律如云凡人必有死拍拉圖人也故拍拉

圖亦必死以是法推之凡四端皆至善而四端為性之所發故性亦至善若如荀子等所言、則舉不足以識

性、荀子等非惟不識性之本體即其理論若以名學律之亦所謂謬妄論也若如荀子等所言則何以處四端若以四端為惡豈坐視赤子入井而不救者反為善乎若以四端為善則性為四端之源而反為惡乎然而人

之所以有惡者則氣稟使然而非性之罪也、理不能離氣性不能離心故因氣質之有剛柔強弱而改變性之本然者其事至易明白如女子胸膈狹隘器識小每立

方寸比男子少紅血論五十稊故力柔弱而性亦因之懦怯又如少年血氣盛故好鬥而性躁及血氣一衰則好鬥之習去而暴躁之性亦漸改矣故康德嘗云余性之徧急者無他醫生謂余胸膈容積比常人狹迫耳蓋譬如電燈之炮

一受塵埃則電光頓暗猶人氣質徧天性因而亦徧也然電光本明猶天性本善也

其餘如心情意念仁義禮智之名義處事接物齊家修身之大法迫于時短一切從略

(二) 理學之分析

一關於學問上之分析 理學當包括天下一切學問而觀其會通、朱子云讀盡天下書議盡天下事 今述其

最要者數種、以下數種為有志理學者所必治之學 (一) 經學、士生漢唐之後、訓詁名物既已暢明則當進而求

聖人微言大義、按漢唐訓詁如農夫之耒耜必利其耒耜然後可以耕獲猶必訓詁明然後進而求其大義若沈溺訓詁則猶終身治其耒耜而已豈不誤哉 期治通經致用、不負

聖人立教不旨、朱子云聖人作經以教後世將使學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體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 (二) 史學、當觀其治亂興

亡之迹、尹和靖語錄記程子讀史將及半便掩卷推想其盛衰與亡之理然後開卷以驗其所推之得失朱子深然之資以為今世之鑑 (三) 文學、當以明道為

主、周子云文所以載道也程子亦譏昌黎因文見道是故能文道兼至者最善如不能以其質勝文母寧文勝質 而不可流于纖靡、(四) 其餘各種、張子正蒙程子遺書朱子語類

鄒子觀物外篇等之天文學氣象學地文學也質學地
理學聲學光學重學熱學電學禮樂刑政兵制財賦等當一一窮至其理是故通天地人謂之儒未可輕
易自名也

二關於躬行上之分析 理學非惟當總一切學問而觀其會通且當一一躬而行之今約

舉其要者數種(一)人生哲學當以孔子所云忠恕為大綱 敬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恕乎門人

之稱孔子也一則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則曰忠恕違道不遠而以朱子白鹿洞學規為條目 朱子白鹿洞學規云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

慾遷善改過為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為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弗

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為接物之要 (二)倫理學當務求全我天性盡我人倫 按吾國四千年倫理

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是即所謂三綱孟子云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庸云君臣也父

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即所謂五常居今日之世而欲盡我天倫亦惟有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刑于妻子

忠于國家信于朋友而已所謂入則孝出則弟須臾不可離焉者也(三)政治學 德治法治為中西政治根本不同

地勢而背則居于溫帶既不如熱帶因天然物豐富而習性惰慢因循又不如寒帶因天然缺乏而習性激烈競爭故

賦性不平而後尚禮讓以習慣而言中國之政治學家如漢之蕭望之張禹匡衡後漢之楊震鄭玄諸葛亮晉之卞壺

申之陸贄韓愈宋之韓琦范仲淹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程子楊時尹焞胡安國張栻朱子元之許衡姚樞明
之方孝孺楊士奇于謙薛瑄王守仁高攀龍清之湯斌陸隴其李光地張伯行倭仁曾國藩無一非大道德家當嚴義
利之辨 張南軒先生云無所為而為者為義為王道有所為而為者為利為霸道呂東萊先生云王道
節以身作則至誠感化然後可以盡在上之道也 謹進退之

(四) 理學之修養法

主靜主一主敬之界說

主靜者

主靜周子所倡之學派周子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猶言聖人教人立人極以配太極不過以中正仁義以定其飛揚走鶩之

心而主從靜處下功夫也

從靜處體認何者為天理而擴充之何者為人欲而克治之耳主一者

主一程子所倡之學派程

子云斷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一則無二三矣此猶言一主于敬而不二三其德也故其意猶言敬而無失故程子又云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則程子明以主一為主敬矣蓋程子之

主一上承周子之主靜而下開朱子之主敬也

動容貌整思慮一主于敬而不為外物所誘耳主敬者

主敬朱子所倡之學派承程子一主于敬之義

而達立主敬之訓朱子于四十歲後則云持敬于四十九歲後則改居敬愈進而愈密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爾皆簡

易易行人自不行之爾

涵養存誠成性之界說

涵養者

涵養者貫乎已發未發由外以養其內者也

遊心於義理之內以全我天德順乎天

性而已未發之前以義概心已發之後以心從義身雖莊敬端恭則心體自爾安泰康寧矣

存誠者

存誠者重在將發未發之際慎內外之幾者也使所起之念所行之事無

一非真是真善而已

真實無妄之謂誠言純乎天理之至也

成性者

成性者專主于未發所以養其內以及乎外也克其氣質之徧妄還其天性

之本善而已然其所行之事亦必事事皆善方可不愧至善之性也

亦無一難為之事也

省察克己復禮之界說

省察者體驗善惡于未行將行已行

朱子云謂省察于將發之際者謂謹之于念慮之始萌也謂省察于已發

之後者謂審之於言動已見之後也念慮之萌固不可以不謹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又云 三者之間而一一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時時省察久之自然成熟

加以糾正克治之功也克己之大端有二(一)懲忿忿陽剛之惡 懲痛治之也(二)窒慾慾陰柔之惡 窒杜絕之也而其旨

不外一改過而已克己之實功上蔡先生云須從性難克處克將去此猶言性剛者 克其剛惡性柔者克其柔惡尚書所謂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是也復禮者使其一無私

心而又事事順乎天則也一無私心亦不足恃如霍光廢昌邑王可謂一無私心而于 理則恃故必內問此心外窮事理方可謂內外一貫之道此為學切之要功

苟能誠心為之則亦未嘗難行也患在不為之則終無至之之一日

(五)理學之進學法

修養法是于躬行上言之進學法是于學問上言之故進學法猶言讀書法也吾人讀書法

自當以朱子為準朱子門人嘉興輔潛庵廣曾撰有朱子讀書法今其書已佚又元人有 齊熙張洪者合編朱子讀書法四卷雖有至順刊本然亦不輕易見也元程積齋先生禮

讀書分年日程引朱子讀書法云居持敬志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已體察著緊

用力此引輔 潛庵本又引讀書法云歛身正座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又云寬著期限緊著

課程此當引張 齊合編本唐先生云誠能遵此而行則未有無效者也不行則不能知也此先生親誨其 昌語○按一切

學問經也而讀書法緯也一切學問路也而 讀書法足也故讀書法當與一切學問並重

(六) 理學之派別

一周子學派 周子之學，絜靜精微，得于易教者至深。周子之通書即周子之周易通論其太極圖說亦不過發明易有太極一段之意其

學以太極為宇宙之本。略如以人極為人道之本。周子有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云云等語可知周子以

人極配太極也。以主靜為實行之本，以誠為立身之本。通書開宗明義即標誠字以幾為處事之本。通書以幾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以

志為存心之本。如云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如云志伊尹之所志蓋無非欲人之居心動念一歸于大中至正也以禮樂為治天下之本。通書有禮樂一章

禮樂為治天下根本之道源源本本皆出于易。朱子云周子太極圖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又云周子通書皆是發明太極又云周子先生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義皆可為證或乃妄謂周子從

壽泮遊或又謂得之陳搏此乃二氏借重周子而後人遂誣聽之也胸懷灑落，後人稱之為霽月光風，不由師傅，而獨得孔子遺意，真

生知之聖也。

二程子學派 二程夫子受業周子，故學問源流一一從周子得來。二程子於宇宙觀念天地生物之道皆主一元無一不淵源周

子如大程子所作程邵公墓志李仲通墓志銘小程子所作好學論皆可為證但明道溫柔敦厚而深于詩。程氏外書朱公掞所記語錄一卷全是詩解伊川恭儉莊

敬而嚴於禮，明道以盡性知命窮神知化為學問之極，以孝弟為學問之端，以灑掃應對為

躬行之端。皆見行狀以大公順應為行事之極。見定性書以至誠為行事之本。先生篤信主誠可以貫金石故每為一事務求正已而化及九

物以仁愛為政治之本。門人劉宗禮述先生行事清明純粹，故後學稱之為精金美玉。明道承周子主靜之

旨，一轉而主誠敬。明道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伊川則再轉而為主一。明道寬厚伊川切實故其處事一秉至誠。門人尹

先生行事其為學務求切實。朱子云伊川語的確又云伊川語親切其窮理務求精深。朱子云伊川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其立身務求剛方。先

以謂生死事小，失節事大，生而失節，比之禽獸，不如推此一端可見。故朱子亦云：伊川氣質剛方。其居心最嚴克己，及四箴皆可為證。一舉一動，必須合禮。

政治施設，務求至正。故綜先生所學，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為學問之極。先生務求內外交養務

間至當之理，而我所行事合于我心，固有之理。以直內方外，敬立義行，為躬行之極。其處事至誠立身剛方，嚴于克己，皆欲極其敬

也。自一程子出，而我道遂大光矣。後學有志學二程子亦不難，朱子云學大程夫子當識其明快也。自一程子出，而我道遂大光矣。中和處學小程夫子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

三張子學派。張子之學，得益于程子為多。張子初受業范文正公學中庸其後與二程為友，遂反而求之六經。其視萬物與天地皆

為一體。此西銘之旨，西銘云民吾同胞，物我與也。今此語甚詳其治天下，必規復井田，而後禮樂可與。經學理窟及文集論此甚

詳。其教人，必先學禮，以為立身之本。此語錄論其為學務求窮理至不可窮而止。張子之窮理也，俯

有得秉燭而書，故正蒙一書說理之精，古今罕見。故後人述張子學派，以為知禮成性。學張子更覺有依據但先求知禮而已

四朱子學派。朱子之學，經緯天地，貫穿古今，網羅萬有，博綜百代，其行詣則又優入聖域。

但四字蔽之、則居敬窮理而已、非短時所能言盡、當專述之、

(七) 學理之源流

吾國自秦火以後、學派盛衰可分八期、

(一) 生聚時期 兩漢如田何周王孫之傳易、伏生之傳書、申公轅固韓嬰之傳詩、高堂生二戴之傳禮、董仲舒之傳春秋、鄭康成之綜博經傳、聖人之六經、賴之以傳、時期大約自漢武起至三國將末、約計四百七十年

(二) 衰頹時期 始于清談、終于佛老、始則王弼何晏之媚外、王肅之內訌、浸至聖人六經奄奄幾絕、時期大約自三國將末起、至南北朝末止、約計三百年二十五年

(三) 廻翔時期 至隋而文中子出、至唐而韓昌黎李習之出、其後如皮日休私淑韓子亦頗有志聖人之道至宋而孫明復石徂徠胡安定歐陽永叔出、又有王開祖景山著儒志編實開周子之先聲聖人之道、稍稍炳明于世、顧尙未大光也、時期大約自隋初起至宋真宗末、約計四百四十三年

(四) 昌明時期 周二程張邵司馬諸夫子出、孔孟之道、粲然大明、一傳而爲楊龜山尹

和靖謝上蔡游定夫呂與叔范醇夫再傳而爲羅豫章胡文定呂本中朱子發林光朝三傳而爲李延平胡五峯朱韋齋四傳即得朱張呂三賢時期大約自仁宗至孝宗約計一百四十年

(五)全盛時期 自朱子張南軒呂東萊三先生出于是偏天下之婦孺皆知崇奉正學

日本金遼朝鮮皆來求朱子之書見朱子年譜及日本國志朱門弟子至萬餘人以黃勉齋蔡西山蔡九峰陳北溪陳克齋輔潛庵陳北山李果

齊劉晦伯等爲最著張呂亦各數千不勝枚舉自宋至明幾無一人敢與朱子違異如宋之真西山魏鶴山元之金

之曹月川薛敬軒胡敬齋等時期大約自宋孝宗至明世宗約計三百三十二年

(六)分裂時期 自王陽明先生出天下遂分爲二派羅整庵崔後渠霍渭崖魏莊渠邱

瓊山呂涇野薛西原呂涇陽高景逸爲篤守程朱派湛甘泉錢緒山王心齋羅念庵聶雙

江爲推衍陸王派時期大約自明世宗至明亡約計一百二十二年

(七)中興時期 清初陸稼書張楊園陸桴亭張敬庵呂晚村李安溪熊敬修諸先生起

程朱正學復大明于天下時期大約自清初起至高宗中葉止約計一百一十二年

(八)紛爭時期 乾隆中葉以後如漢宋之爭新舊之爭中西之爭未嘗一息雖中間有

唐鏡海羅羅山倭良峯吳竹如諸賢亦無補于事時期大約自乾隆中年至今日約計一百三十八年此後則中興衰頹惟在人爲此正在今日吾輩之責耳

(八) 理學盛衰之原因

一內因 關於內因有三故焉(一)因趨勢而然也生聚而不大發明則必至衰頹衰頹之久則必至

後必至全盛物極必衰必至分裂剝極而復必至中興盛氣既過必至紛爭蓋盛衰循環天演必然之理(二)因人人心而然也人心變動不居見異思遷

生聚之久則厭怠之心生而入佛老衰頹是也入于佛老既久則厭怠之心又生而漸思反求迴翔是也由迴翔而昌明由昌明而全盛則又厭怠生而新學派起矣久則又厭怠而舊學派中興矣中興勢過則紛爭矣蓋厭

故喜新人心必趨之勢(三)因學理而然也理學具于人心人人所有不過至周程張朱方始言明之耳非至周程張朱方始有理學也故聖人微言被毀秦火而漢

儒即極一生之力搜而集之收集而大義不昌則皆相率而入于佛老以故衰頹其後六經大義漸漸辨出則由迴翔而昌明而全盛矣久之而漸入于岐則由分裂而紛爭矣蓋格致窮理之功人人

之所同具于心也

二外因 關於外因有二故焉(一)因政教而然也正學之盛衰全視朝廷之提倡漢之生聚班固云蓋利祿使然也晉魏六朝之衰頹由于在上者惟

知自相殘殺而不知有學問耳唐之迴翔由于朝廷雖提倡經學而仍以文學爲重故也至宋名臣輩出朝廷極力提倡道德故能昌明雖有學禁但在風氣已成之後理宗以後自元迄明崇奉至極故能全盛陽明居大位故能自立學

派清聖祖篤信程朱故能中興高宗泛濫務博故啓紛爭也蓋講明于私家難爲功而推行于朝廷易爲力也(二)因世事而然

也。天下安平民生樂其衣食貪得之心不生則講仁義行道德矣。故漢興百餘年而六經盛傳于世也。五胡亂華兵戈不休于是高之則抱怨世而欲解脫一切卑之則迷信神權以避兵火故相率入于佛老衰頹是也。至唐而天下漸平故相率反求六經翱翔是也。至宋受五代大創以後以仁厚敷政故學問亦昌明全盛明中葉政治不振故振興之士厭中庸而喜銳進故學派遂分至康熙而海內大安故正學中興乾隆以來爭戰未息故學派亦紛爭也。蓋正學必盛于天下大安之世而異端必行于天下壞亂之後也。

其昌狂言妄論至此而盡嗚呼今日何日仁義道德掃地而盡以故整頓于東壞亂于西整頓于朝壞亂于暮長此以往雖千萬年而天下紛擾如故可爲之痛哭流涕長嘆息也此皆由于正學不明之故此其昌所以忘其人微忘其學淺乃欲以杯水車薪貢其至愚極陋以仁義道德之說就教于大君子也其昌思人心同然苟有倡之必有應之者也此則諸君子勉爲其難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昌不敏亦當竭其庸劣之才以從諸君子之後矣此則小子區區之微意也。



寶應王白田朱止泉兩先生之朱子學

王蘧常

集我國學術之大成者朱子也。朱子於學無所不窺，上及天文，下及地理，大至參天地，贊化育，小至於尋常日用之間，朱子無不心體力行，貫通融會，宜先聖先王千古相傳之道，共著書五十一種，七百五十二卷（佚去二種，無從攷其卷數）。其學問既如此浩博，著書又如此之多，後學欲求其精神命脈所在，如泛大海，茫無津涯，何從而得之？蘧常弇陋，側聞我唐師之教三年矣。唐師每言朱子一生學問，如日月之經天，固無待贅述，而出處大節，及所以啓迪後學，諄諄告戒入德之門，則尤在文集一書。又言予少時曾從太倉王文貞公紫翔借得陸清獻吳竹如兩先生評點本，然後知所入手。今年春，唐師講朱子大義，又徧訪爲朱子學者，素聞寶應王白田朱止泉兩先生爲朱子學極爲精密，乃馳書寶應同門劉君翰臣，代爲訪求，旋得報云：近方得王朱兩先生批點朱子集數十大冊，朱墨爛然，密行斜上，累累數十百言，於是大喜，乃命蘧常等五人前往鈔輯，七日而成四厚冊，歸後又草創條例，重加別擇，定名曰朱子集校釋，然後知兩先生之於朱子，非止融會貫通而已，又加之以心體

力行字句之間，一一辨別，條分縷析，無所不用其極，實爲元明以來諸儒所未有，其津逮後學，實不啻行大海之南鍼，當今日吾國學術就衰之時，而兩先生百餘年來未經人道之秘寶，一旦適爲本館所得，實爲非常可喜之事，非特本館而已，諸君聞之，當亦可喜，實爲吾國學術界上一可驚可喜之事也，今就研求所得，分別將兩先生學說約略述之於下。

王先生名懋竑，字予中，清代康熙時人，居於寶應之白田，學者稱白田先生，與朱先生同里，同時，朱先生名澤溥，字湘淘，別號止泉，學者稱止泉先生，兩先生既同里，年又相似，學亦相似，故非常莫逆，生平著書，各有數十卷之多，當皆爲諸君所知，不贅述，特專述其朱子學說，王先生年稍長於朱先生，故先述王先生。

(甲)王先生之朱子學說

(一)辨年月 朱子文集卷帙繁多，編輯又不出於一人之手，顛到錯亂，在所不免，前後之間，遂生疑似，自明代王陽明先生承宋陸象山尊德性之學，大倡良知之說以後，天下靡然從風，又知朱子說之與已不同，遂將朱子集中偶與已說有相似者，比傳成書。

曰朱子晚年定論、從而爲之辭者極多、於是天下亦以朱子爲一超頓悟之學矣、是大失朱子下學上達之苦心、王先生知其如此、於是詳考每篇之語意及時事、或旁證他書、務得確據、定其爲何年何月、少年未定之論、尤辨之諄諄、惟恐不盡、然後又知陽明先生之所謂晚年定論、往往出於少年未定之論、未可眩朱子學問之全體、陽明蓋未深攷也、使朱子學說之前後、釐然可辨、非但使他人不能強爲比傅、亦且教後學入門之步驟遲速如何、不致走入歧塗、至完且密、不必辨程朱陸王之異同、而其同異自然可見、王先生又作朱子年譜一書、詳於出處進退、非常明白、然於論學術處、尙不如此書之明白也、

(二)辨同異 考王先生所以寢饋朱子學者前後凡數十年、用功既如此之勤、用力又如此之久、故凡朱子一言一語、皆詳加攷校、體之於身心、有無年月可據者、往往證之本書前後、及他書、而於四書集注爲尤詳、排比參攷、務於前後語氣異同之間、定其是非、無出主人奴之弊、而是非自辨、王先生本意、欲使朱子之學問、昭昭如揭日月而行、

又不欲各趨極端，成標榜水火之習，而使各行其是，不致牽掣拘攣，故其言婉，其詞嚴，覺經經爲一隅之辨者爲多事，可以見先生之苦心矣。

(三)詳取去。朱子師友之間，論說最多，取去之間，不無先後之異，先生於此種最爲留意，每於師友講論取去之間，驗其進德前後之次序，曰：此如何，晚年所不取，此如何，晚年所不改，非特用心精銳而已，而又心體力行，故能精當不刊如此，於此指點後學，最爲明顯。

(四)辨真僞。朱子集編纂既雜亂，且或有僞譌者羸入，朱紫之辨不明，後學易爲所愚，先生於此處，往往標其根本之誤，指明其僞，使無所逃於字句之間，大約全書有十餘處，又如家禮之爲僞，王先生除自著有說外，散見於評點者尤不一而足，今專論文集，不贅言。

(五)尙躬行。朱子之一生精神命脈所在有二，曰格物致知，曰主敬存誠，王先生知之深，故每言朱子早年於用力處尙未沈著，尙未有定，中年大致雖未定，而大旨已具，又

言中年缺却涵養功夫，與朱止泉先生論相同，其非身體力行，確有經驗，曷克臻此。

(乙) 朱先生之朱子學說

朱先生之學同於王先生既如上述，而其用力處亦相似，如辨年月同異及取去之間，並無異致，故略其相似者，粗述其獨到者如下。

(一) 指點學朱子者之門徑 朱先生每將朱子之教人者，在在徵諸實驗，所以教後學者最切，朱先生之言曰：朱子切要功處，惟深入反己者，始能有以見之，體之，非可強探力索，取效旦夕間也。我嘗終夜不寐，反復以思，終覺書自書，朱子自朱子，我自我，其不能合一，由於止知理在於書，舍書別無用力，所以日夕匆忙，似有所得，而揜卷輒復惘然，不知心之所以存主，如是讀書，雖勞何益。試觀朱子教人，每言教以親功，要約觀事窮理之法，須從立脚處做起，直做到萬理洞然通透活絡，方爲實地，然後知讀聖賢書，先儒格言，不可徒誦其詞，必有立脚處，而從容涵泳，知其所言，莫非吾立心行事之準，則所讀之書，皆爲灌溉之用，而絕無書自書我自我之病矣。其言最爲精切有味，吾輩

讀書、往往有此病、讀書時頗覺書中有味、離書時即覺惘然、不知所向、如不力加痛改、則在書言書、離書將不知書矣、離經叛道、無所不至、曾文正滌生云、做事總覺有我、孟子夫子在前方不膽怯、如能讀書時念着總有朱子在前、如朱先生所謂啓我者惟朱子成我亦惟朱子、則庶幾矣、

(二)發明朱子入德之次序 朱先生言朱子入德之次序最詳、蘧常謹以要言括之、約分三時期、

第一爲發源時期 早年致力格物致知之學、大約二十歲至三十歲、

第二爲回翔時期 轉入李延平未發之旨、即於我心思慮未起事物未來時、驗喜怒哀樂之中之謂、是時朱子尙未深信通達、(朱先生曰朱子見李延平先生時方用力於格致之學、延平雖授以未發之旨而朱子以爲不然、十餘年而延平沒、猶未達其旨、故與何叔京等叙說有辜負此翁之說)大約自三十歲至三十九歲、

第三爲充實時期 四十歲幡然大悟、遂專用力涵養、而未免偏於靜、四十歲以後、於

是漸充漸大、漸合動靜爲一、

朱先生之說、可謂至明至顯、直探朱子之根源、所惜者先生箸有宗朱要法及朱子聖學攷朱子誨人編等書、本館遍訪不得、倘海內藏書家有此數書、務希賜示、不吝借鈔、俾得供之於世、不勝感盼、

(三)說涵養 涵養二字、蓋爲朱子晚年用力之所在、四十以後始悟、是年宋孝宗五年、歲在己丑也、故己丑一年、實爲朱子學問前後轉移之一大關鍵、朱先生論之獨詳、以爲悟兼體用而有涵養於未發貫通乎已發之功、則向來躁迫浮露之病可去、而有寬裕雍容之象矣、悟敬以涵養、又必致知、則絕聖去智、坐禪入定、歸於無善無惡之弊有所防、而陽儒陰釋之輩無所假借、其言可謂深且切矣、故朱先生於文集評點、每於言語異同之出入、定己丑前後數字、最爲明顯、使後學知先賢入德之方、而知所以下手、蓋平日有涵養之功、則臨事有應付之法、否則臨事倉卒、自籌利害之不暇、安能辨利義哉、

嗚呼、二先生之於朱子之學、可謂精義入神、由王先生之說、則後學讀朱子書、知前後異同、真僞之辨、不迷所向、如船之得帆、橈、舵、楫、不致不辨方向、觸暗礁、或如海行之落際、一失而不可反、由朱先生之說、則後學知所下手之方、如教舟人之如何用舵、楫、用帆、橈、及風雨之來、不至帆崩、楫摧、其所以饗後學者如此深厚、通常愚陋安足以表揚二先生之學說、惟際此晦明風雨之時、遂亦自忘其不才、粗述大概、謹就正於諸先生之前、近英國儒者勃洛斯氏、著有朱子性理學及朱子與宋代學術之概略、兩書、英國倫敦卜羅布森書店發售伏膺備至、惟於朱子用力所在、終覺隔膜、如饗以王朱兩先生之說、使其泛大海而得南鍼、朱子之學、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大光於天下、則尤所深望於教育界諸先生提倡之力矣、

朱子一元哲學

吳其昌

一元者即孟子之所謂一本、二元者即孟子之所謂二本也。朱子之學其廣如海、其深如淵、而其根本一元而已。其以居敬窮理朱子云居敬窮理如鳥之二翼車之二輪不可偏廢為宗、有如二元、不知此正程子所謂體用一源也。今人於朱子之學、初未少窺門徑、因朱子有格物之說、遂目朱子為二元、則是以朱子為二本也。其誣朱子一已猶小、其誤天下學者入德之門則大矣。此其昌所以不憚喋喋、欲貢其千慮一得、明告世人、且以就正諸君也。

第一 明朱子宇宙觀念之一元

朱子以為無論萬物、皆由五種原質變合而成。語類云五行袞合便是生物底材料○按原質一也而分為五者以其性有剛柔之不同而五種原質、由陰陽而生。語類云陰陽氣也而陰陽則生於太極。語類云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而太極一實理而已。語類云太極止是一個理。故朱子以為宇宙之構成、一理流行而已。語類云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理生氣、氣生質、質成萬物。故舉凡天地人物、皆生於一理。語類云有此理便有天地若無此理便無天地無人無物語類論此、數十萬言、實先西哲呼爾培克呼氏所著自然之統系一書云宇宙之間惟有物質物質具有廣柔之性（此即朱子所謂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故各一其性也）與運動之力（此即朱子所謂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也）森羅萬象均

可以此赫氏所著一元哲學今盛行於世反覆闡明赫克爾天地萬物皆由原子細胞變合演化而成達爾文達氏所著物種源始今人類能知之羅沙福湯姆生此二人為

現代原子學大家數百年而首創一元學說者且所見又復過之蓋西哲之所反覆化合實驗證明者

皆不過氣質而未嘗一言及其所以然之理惟赫克爾所謂自然律者近之若朱子則淵源

周程孔孟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程子云動靜無始陰陽無端又孟子云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可坐而至也言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過一理之流行而已子思云天

地之道其生物也不貳言萬物皆一理之所生也其成物也不測言物質之變合各不同也易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云分而為二以象兩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又云剛柔相摩八卦

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蓋明知萬物之生皆由于摩盪錯合而皆一本太極而已易之為書所以一一配之者也總吾國聖賢遺意貫而通之說始詳備故朱

子有云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蓋朱子以理為最先無論氣質萬物皆是理所

生非謂太始之初理氣相對而峙也且理既生氣而理即在氣中語類云陰陽既生理復在氣之內猶天地生

人而人各以天地之心為心故氣之所以錯綜變化而生萬物者孰綱維是孰主張是皆其

固有之理主宰而推行之耳凡物質小至電子大至以太無一不具有同一之理則是朱子之視宇宙不獨以為最初之氣

質生于一理即最後至微之物亦無非因理之推行而生也則朱子於宇宙觀念為一元為

二元不待辨而自明矣

第二 明朱子身心觀念之一元

或問朱子中庸注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又嘗云、稟天地之理以爲性、受天地之氣以爲形、是非朱子二元之說乎、其昌愚見、此正朱子一元之說也、天地之生人物、以氣成形、以理成性、非若授人以盂、而復注之以水也、非若授人以球、而復鼓之以氣也、蓋萬物由細胞集合而成、細胞集分子而成、分子集原子而成、原子集電子而成、然每一電子莫不有其本能、故集電子而成原子、原子之本能不異于電子、集原子而成分子、分子之本能不異于原子、推而上之、細胞之本能不異于分子、故人物之本能不異于細胞、蓋氣與理、非一物相對而峙也、所謂細胞也、分子也、原子也、電子也、即朱子之所謂氣、原子而原子之本能不異于電子者、是即朱子所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也、本能與電子亦非二物相對而峙也、理爲氣之主宰、故因氣成物、而理亦即主宰是物所謂性也、此猶電子既集爲原子則原且朱子以爲氣之所以動靜變合而生萬物者、即氣中之理使然也、語類云、陰陽之有動有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按電子之蓋有氣必有理、語類云、理即存乎氣之中、氣聚而爲物、則理聚而爲性、故曰、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非先以無理之氣成形、然後再以理賦之也、今試淺言以明之、如父母之生子、子既生而子之心性即在矣、非子之形質爲一物、子之心性又爲一物、子之形質既成而後以心性賦之也、况朱子每謂理即寓于氣中、而非別爲一物、語類云、若理則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故氣以成形、即理使之成形也、則氣成形之後、理豈不即

在其中乎、是故就其形質而言之、則人身皆本于氣、就氣之所以然而言之、則人身實遠本于理、合而言之、則理與氣又非二物、因是而觀、則朱子之說、爲一元、爲二元、又不待辨而自明矣、

第三 明朱子善惡觀念之一元

或又問曰、自程子創性有義理氣質之說、朱子繼之、大暢其旨、遂歧天理人欲爲二、若然、朱子于善惡、爲二元明矣、其昌愚意、此又適足以證明朱子之爲一元也、朱子以爲天地之間、

無非一理之流行、語類云天道流行化育萬物有理然後有氣又云世間只是這個道理流行周徧而此理、至善者也、語類云人物之生天賦之以

處都是善、故合此理、皆至善也、語類云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如此只作合字看小不合理、爲過爲不及、皆惡之端也、

語類云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推而甚之、便爲大惡、語類云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于惡耳故推其源、則天下惟有

善而更無惡、非元始善惡相對也、語類云不是兩物相對而生蓋言性善也推其流、則惡本由善而來、語類云所稟之氣

殊者亦性之理也蓋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但善則合理、惡則由不合理而漸至于大悖耳、故善惡二者、

非若黃河長江之並行也、乃如黃河之不合地宜、遂至決口耳、故朱子重窮理、蓋欲得至善

之標準也。語類云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此其爲說本于程子。見程子皆所以明天地間本無

惡、惟一至善而已。至若以性爲有義理氣質之分，則其理更易明白。蓋朱子以爲天理固是

至善，但理不能離氣。此二層說而氣不能不有剛柔陰陽之異。語類云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之不同

感萬變故理因氣而發，不能不有過與不及。語類云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又

可見理本無惡，惡生于氣質，氣質亦本非惡，但其初小有過與不及而不合理耳。故善惡標

準，一視乎理，如不合理，則雖美德亦惡之端也。語類云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可見朱子于善

惡觀念，一理而已。蓋惡歧自善而善即理也。或疑朱子以氣質爲惡義理爲善故爲二元是大謬不然蓋

足證朱子之爲一元，故吾謂此說適足以證明朱子之爲一元也。氣質本亦非惡且上章已明氣爲理之所生故觸類旁通皆

第四 明朱子心物觀念之一元

或問吾人行事，憑本心而已，而朱子必益之以窮理格物，是朱子以心理物理爲二元矣。其

昌愚意，以爲此則不待證明而可知其爲一元也。蓋朱子以爲吾與萬物皆爲一理之所生，

說略見前。故莫不皆以此同一之理以爲心。答黃商伯書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又語類云宇宙之間

得之以為性、故我心之理、與事物之理、雖其處為二、而其理則一、語類云以理言則天地之理至實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

終皆實理之所為也、故有心即有理、語類云一心具萬理能有物即有理、語類云有是物必有是理心理即物理、物理即心理、

窮事物之理、即窮吾心之理、存吾心之理、即存事物之理、事物之理得而我心之理亦得矣、

朱子之言窮理曰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

大用無然理之在我心者、非聖人不能不為氣質所蔽、說略見前未可以為即天下至善之標準、如

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豈非可謂盡其心之理而無愧非孔子安知其皆為未仁如而理之在事物則一物

有一物至當不可易之則故處事接物之際不當專恃其內而畧棄其外當內求盡我心之

理、外求盡事物之理、內外交養然後心理物理一以貫之而至善之標準可明也故朱子之

言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

有準則、文集又曰理雖在我而或蔽于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決

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按語類若此類者不勝枚舉又張楊園先生答何商隱沈上襄

書論此最明、是故斯比洛薩、比利時人生于一千六百三十二年死于一千六百七十七年之心物平行說、是即朱子格物之義疏也、斯

之言曰心物二者平行絕對不能應響而凡有心則必有物凡有物則必有心花草之榮培根、英人生于一千五百六

滋巖石之結晶人皆以為物也實則心神即寓于其中不過所有意識較人微弱焉耳培根、英人生于一千五百六

滋巖石之結晶人皆以為物也實則心神即寓于其中不過所有意識較人微弱焉耳培根、英人生于一千五百六

二十之歸納說，即朱子窮理之義疏也。培氏之言曰：我人當捨個己之好惡專事外象之觀察，由天然之事

六我人理性也。笛卜兒法人生于一千五百九十之明晰觀念說，即朱子致知之義疏也。笛氏之言曰：世間知

之秩序也。方足詣絕對真實之境，否則界限不清，曖昧囫圇，因情感之衝動而有愛憎，因感覺之謬誤而有形色欲求，真確難矣。赫克爾德人生之物質定律說，即朱子心物一理

之義疏也。赫氏之言曰：物質定律在自然康德德人生于一千七百二十

內外一貫之義疏也。康氏之言曰：有概念而無知覺則失之然皆各守一說，而朱子則貫而通之，此

所以尤不可及也。是故言其本體，則心理物理本為一理，言其功夫，則窮事物之理，正所以

盡我心之理，此則朱子之說為一元，為二元，盡人之所能知矣。

第五 明朱子體用觀念之一元

程子云：體用一原，顯微無閒。朱子之學，一本程子，故視體用亦為一元。朱子以為體用本一

物體之已發，即用也。語類云：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用之未發，即體也。語類云：所謂心者，固主乎內

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用，即體之可見者也。語類云：仁者，心體之體，即用之不可見者也。文集云：此心之體，隱

故能盡其體，即達其用也。文集云：堯舜之所以為堯能修其用，即養其體也。文集云：修于事者，所以養

內外二進而非判然兩事也。故為學工夫，以居敬養其體。語類云：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以窮理盡其用。語類云：窮理者欲知事

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而居敬窮理，又一事而非二事也。語類云：持敬格物，工夫本不相離。居敬正所以窮理。語類云：古

人之學，所貴于存心者，蓋將即此而窮天下之理。窮理正所以居敬。文集云：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故敬義二

者，不可須臾而離。語類云：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又云：止特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若此類者，朱子書中不能枚舉。此其故何也？有體即有

用，而非二物也。如有父母，即當孝；父母體也。孝用也。有孝之理，即當實行其孝。孝之理體也，而實行其孝，用也是體之與用，皆貫串而生，故一元也。且朱子之居敬窮理，實

淵源橫渠之知禮成性，伊川之敬立義行，明道之大公順應，濂溪之主靜審幾，孟子之居仁

由義，子思之大本達道，曾子之明德止善，顏子之博文約禮，夫子之忠恕書之，惟精惟一，易

之直內方外，一綫相貫者也。由是言之，全體之發，即為大用，工夫之實，即為本體，其元之為

一為二，又盡人之所能知矣。

是故以宇宙言，以身心言，以善惡言，以心物言，以體用言，皆足以證明朱子之為一元，則朱

子之學，為一本而非二本，又不待辨而自明矣。學者無志則已，如有志于學也，則但循朱子

之正軌進而不已，必能與先聖先賢同條而共貫也。

人道教育

陸呂年

孟子曰、人之爲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此言人道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教育也、人道與禽獸、其得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未嘗有異、而一爲人道、一爲禽獸者、斷乎有教育與無教育而已矣、人道有教育、故能戒慎恐懼、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盡其人道、禽獸無教育、是以戕賊天性、而卒爲禽獸、大哉教育乎、人道禽獸之所由分乎、

原夫人道教育、不過順天地之本然、以復其天性而已矣、易謂天地之本然、易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是生者、天地之本然也、人唯能順天地好生之心、以爲心、故書稱人曰生生、人唯能推天地好生之心、以爲心、故記稱人曰天地之心、是以人道者、生生而已矣、人道教育者、品節生生而已矣、

生之反曰殺、古聖王之殺人也、而生道厲焉、周禮大司馬之職、凡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有鳥獸之行、必先有曲禮所謂禽獸之心、夫禽獸之心、何心也、戕賊天性、戕賊天性者、戕賊天地好生之心也、滅殺鳥獸行、即羽翼天地好生之心、故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反是

而不以生道殺民，是謂悖天地，是謂悖人道。

人人同得天地好生之心以爲心，而有鳥獸行禽獸心者，非得於天地者有異也。視乎教育而已矣。教育之道奈何？曰：察識，曰：擴充。人能察識天地之心，人能擴充天地之心，此人所以爲萬物之靈，而爲萬物所託命者也。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孰覺其憾？人覺之也，孰彌其憾？人彌之也。故曰：天工人其代之，不有察識，何以覺其憾？不有擴充，何以彌其憾？是故察識擴充者，人道教育之樞要也。

雖然，彌綸天地之缺憾，乃人道教育之極功，非可一蹴而幾也。蓋有始條理存焉，始條理維何？事親是已。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舍孝德而言教育，舍事親而言彌綸天地之缺憾，猶塞其源而欲流之長也。聖人有作，吾知其無所措手足矣。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蓋人道教育體天地好生爲宗旨，事親而樂生之本也。此人道教育所以始於事親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悖德悖禮，即悖乎人道，是謂桀紂。

鄭君注孝經此節云

若桀紂是也。此五刑之屬三千，所以罪莫大於不孝也。孔子曰：孝爲至德要道，教之所由生也。謂人道教育始於孝也。又曰：以順天下，謂事親順乎天理，順乎人情，而無庸矯揉造作於其間也。

所謂無庸矯揉造作於其間者，誠意之謂也。大學八條目，以修身爲本，修身以誠意爲本，未有其意不誠，而可謂修身者也。亦未有其意不誠，而可謂人道，可謂教育者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因誠意而見，因誠意而顯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因誠意而可聽，因誠意而可視也。故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者，此之謂也。中庸曰：不誠無物。又曰：誠者，成己也，成物也，能以人道自成，而後能以人道成物，此曾子子思子，人道教育之大旨也。

孟子當戰國之世，見夫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痛殺機之無所底止也，乃提倡性善之說，又大聲疾呼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推及於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推及於四端之發，又推及於良知良能，此皆所謂生理也，皆所謂人道教育也。竊以爲欲止天下之殺機，非發明此義不可，此孟子人道教育之大旨也。

是以人道教育、本乎天地之大德、得乎心理之大同、始於事親、原本乎誠意、發爲四端、察識擴充、其樞要也、於是推其敬長慈幼之心、以敬他人之長、以慈他人之幼、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推其愛他人之心、以及天下萬物、所謂仁民而愛物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是之謂人道、夫是之謂教育、夫是之謂人道教育、

整理我國古代名學之方法

唐 蘭

名學者、使人循事物與學理自然之規則而得思想之正軌也、或曰、名學者古有之耶、蘭曰、然、漢書藝文志有名家書七種、謂之名家、是可知古有名學也、或曰、古時之名學已成否、則蘭敢曰未大成也、蓋古人所言於理論一邊、已甚詳備、而於法則一邊、則方在萌芽之時、余非謂古人全不知法則、蓋古人多以法則爲著書之基礎、而未有專以法則衍爲一種有條理之學問者、然因其法則未甚完全、故後人不能實驗之、凡一種學問與理想、苟無人實驗、卽往往趨於湮晦之途、譬如彈琴之學、亦以彈者少、在今日幾成絕響、古時名學之湮晦、法則之不備、亦其原因也、名學最盛時期、在戰國時、不過百年、漢晉以後、遂無傳之者、至宋之程子朱子講性理、清之錢竹汀王念孫諸先生講考據、所用之法則、多與名學暗合、而往往有人用根本謬誤之議論以攻擊之、因而名學不傳、常人不明是非、多有疑惑、學術之進化、因之阻礙、是名學湮晦之影響、可謂巨矣、吾人目覩此種影響、卽不得不以己湮晦之名學、重整理之、凡古時之學問已成者、吾人但研究之可矣、而名學則在古時已經湮晦、在目前

又書籍殘缺、東鱗西爪、則非有整理之功、無從研究矣、整理之方法有二、

一整理之使成一種有條理之學問

二闢去一種謬妄之說

或曰整理之則是矣、謬妄論乃名學之一部分、非整理之方法也、不知不闢去謬說、則真理不明、真理不明、即條理紊亂而無從整理、今爾先從整理一方面言之、

一整理之使成一種有條理之學問、整理當分三種步驟、

甲辨別名學之名義

乙考察名學之分部

丙建立名學之基礎

今言名學之名義、所謂名學之名者、即何爲而稱此種學問爲名學、在今人謂之概念、論語、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注云、名者萬物之名、其後公孫龍子尸子皆言正名、尹文子且於篇首即引孔子之語、荀子與呂氏春秋俱有正名一篇、此種學問古時稱名之證也、希臘邏

輯之輸入東洋也、日本譯爲論理學、嚴幾道譯爲名學、王靜安譯爲辨學、或云名者邏輯中三部之首、論者邏輯中三部之終、是皆未足以賅其全體也、諸譯名當以辨學爲最當、其意以爲辨字有別、義可以別名實別同異別是非三者配邏輯之三部也、然以蘭愚意觀之、名爲辨學、似乎少偏、蓋邏輯中本包演繹法與歸納法兩部、演繹法據名而推理、歸納法則據事理而定名、故邏輯以名始以名終、所以用演繹歸納二法者、欲求其名之當也、是譯爲名學、則首尾包舉、若以辨學名之、則祇包括演繹法而不能包括歸納法、因二法中演繹屬於分析而歸納屬於綜合、然則譯爲辨學、不如名學之善也、雖墨子中六篇、多偏重辨一方面、晉人魯勝稱之爲墨辨、然其名稱既偏於分別一隅、且或非墨子本意、今故不從而仍名之爲名學也、所謂名學之義者、義今所謂定義也、前文所言使人循事物與學理自然之規則而得思想之正軌、即名學之定義矣、大抵先有一實而後名隨之、名既定則效之之法起、既效之則又推之、既推之而更以實物驗之、則名又起焉、譬之我人見一物、實也、呼之爲羊、也、求羊之角及毛、效也、因羊毛之長而柔、推知毛之長者多柔、推也、毛之長而柔者、皆名爲

彘、後起之名也、思想之法則、大抵如此、效與推之名、俱見墨子、效即今所謂演繹法、推即今所謂歸納法也、我國古時、用此法則之最顯者、莫如易經、易經自彘而有象、自象而有爻、自爻而有推、自推而生大業、彘即實也、象即名也、又如說文序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書者如也、文即名也、字即效也、書即推也、六書之理、明則即有後起之名、是亦用此法則之顯著者也、此種法則與希臘邏輯、絲毫無異、可謂此心同、此理同也、然邏輯創自亞里士多德、至倍根密勒而始密、而我國則於周時已發之矣、墨子曾言辨字之義曰、明是非之用、審治亂之紀、然其所言者效果也、非定義也、故今不用之、

次言名學之分部、荀子墨子俱分爲三部、一名二辭三說、其本出于孔子、孔子贊易作彘、傳象傳繫辭傳說卦傳、即此分部之祖也、三部之分、與希臘邏輯之分爲名及命題推論式三部正同、荀子又以命期說三部、配名辭說三部、命者我命之、如曰、犬期者命之不喻、合數名以爲喻也、如曰、桀大吠、堯說者期之、而猶未達己意、因而論其極、如曰、桀大吠、堯各爲其主是也、已命者爲名、已期者爲辭、已說者爲說、此與西洋以心理學思想作用之概念斷定

推論三部配邏輯名及命題推論式三部正同，此荀子之特長。若墨子則祇知求之言之表，而不知思想之本。其不如荀子遠矣。所謂名辭說三部者，荀子又以名之一部分爲三類：一、所爲有名，二、何緣而有同異，三、制名之樞要。何謂所爲有名，即如我等何以有人之名，當人之名未定以前，或呼以爲牛，或呼以爲馬，隨人之心理而異，則聞之者或喻或不喻，因之事實有困廢之患，故必制爲人之名以確指之，此爲人也。非牛馬也，而人字之形象，人牛馬之形象，牛馬而同異之別明矣。然我人固用何法以別同異乎？荀子王制篇曰：人之爲名，累實四：一、有氣，二、有生，三、有知，四、有義。水火有氣，不得爲人；草木且有生，不得爲人；禽獸且有知，不得爲人；必且有義而後爲人。蓋我人初有知識之時，祇知有形與無形之別而已。水火草木禽獸與人同爲有形，而不能別。更次能分別有生物與無生物矣。更次能分別動物與植物矣。更次能分別人與動物矣。愈析則愈細，而其所恃以分別者，基於五官形體之感覺，而人心之知覺聯合之。惟人人之感覺同，知覺同，故我以爲有生，人亦以爲有生。我以爲有義，人亦以爲有義。而立爲人之名，則人人承認之引用之也。分別既明，然後可以制名。同者爲之。

同名異者爲之異名、則不能相亂矣、異之中又有異者、如人有中國人、有異國人、則兼舉二名、如華人夷人等以別之、然此特就我所欲言最要之點而舉之、則取稍輕之點略之耳、人有智愚善惡之不同、華人夷人皆然也、有時吾人舉華人之名而不欲畧其智愚、則當云華之智人或華之愚人以別之、如更欲兼舉老幼、則當云華人之老而智者或華人之幼而智者以別之、如是者謂之異中之異、而不論其爲華也夷也智愚善惡也老幼也、皆無害其爲人、蓋有義者人之常、而華夷智愚等隨人而異、非其常也、人爲動物之一、有知者動物之常也、有義與否隨人與禽獸而異、而有知則動物所同、故舉動物而人與禽獸皆在其中矣、推而廣之、舉生物則動物與植物皆在其中矣、因其有生也、舉物則生物與非生物皆在其中矣、因其有形也、是同之中又有同也、故別同異之名者、取一物常有之點、則謂之同、偶然之點、則謂之異、同者謂之共名、異者謂之別名、此分類法也、墨子以共名爲達、別名爲類、而又有所謂私者、則謂一物之專名也、譬如動物共名也、禽獸爲別名、馬或牛則私名也、然如以物爲共名、則將以禽獸爲私名、如以禽獸爲共名、則將以駒或犢爲私名、是私名本無固定

不如荀子單分爲共名別名二者爲當矣。荀子又分爲實名善名二種。實名本無定義。命之之後。人皆承認之。成爲習慣。如人象人形。犬亦象人形。而以人代表人類之人。犬代表大小之大。習慣既成。其義遂定矣。善名則一見而能識其形。如匚（古方字）○（古圓字）是也。或一聞而能知其聲。如芊（羊聲）鳥是也。此又一分類法也。荀子總上二種分類。名曰制名之樞要者。蓋以能分類卽有以提其綱矣。然以上所言皆屬於名之一部。今若言辭之一部。則在古時名學中。不如名部之完密。僅墨子有言主辭之周不周而已。未有完全之法則也。至說之一部。邏輯中本分直接推理。間接推理二種。直接推理本極簡單。如曰凡人皆死。卽可知不死者非人也。故於古時未見有言及者。間接推理分二種。卽演繹法與歸納法。亦卽所謂效與推也。墨子所言。尙有辟侔援諸種。辟卽詩經之興。侔卽詩經之比。此諸種用於名學。常不能確實。故今略之。邏輯本附分類法及檢定學語於歸納法。此分類法爲專門之分類法。與上所言者爲普通分類法不同也。荀子分名爲刑名爵名文名散名。於散名中又分爲在人者在物者二種。皆合於專門分類法也。荀子又曰。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

新名是即所謂檢定學語也、蓋自有名而至歸納、舊名既定、則新名復起、此理所以日推而不窮、名所以日新而不已也、

次言建立名學之基礎 我國古時名學基礎在名、而希臘邏輯之基礎則在思想之法則、似乎不同、然無論用何種思想法則、其爲辭說終不能離乎名、故上文亦以思想法則爲名學之定義、蓋形式雖異而其實理同也、古時名學雖於辭說二部、法則不甚完備、然但能實當其名、則其辭說亦可不陷於謬妄、易曰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樂不興、又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孟子亦曰知言皆此理也、設我人言衆人也、大有生也、故衆有生也、以今觀之、衆者三人也、人有生亦有死、是三人者未必皆有生也、似近於中名不分配之謬妄矣、然人死則稱鬼、鬼非人也、則必有生然後稱人、是衆之有生必無疑義而非謬妄、故人鬼之名稱定、則其辭說亦可不妄、然此可爲智者言、而常人之不能精思者、則往往多所疑惑、故其傳不能久、而其弊則在法則之未完備也、今欲重建名學之基礎、必先正名、次立法則、名正則思想得正軌、法則立則名學一

科可垂之無窮、雖常人能知之行之矣、正名有二法、荀子所謂循舊名作新名也、循舊名有散名專名之別、皆明故之道也、爾雅有釋故、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孟子曰苟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墨子曰、說以出故、故者名之所以然也、今欲明之、則必取爾雅說文釋名諸書、以定散名之義、更以專門之說、以定專名之義、如荀子所謂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之類、舊名既明、則新名可作、上述荀子所言、所爲有名及何緣而有同異、制名之樞要、皆作新名之道也、名既正、則當立法則、法則莫備於易經、上所言自彖而象、爻推、又自彖傳象傳以至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包括全部名學之學理及法則、最有條理脈絡可尋、故欲立法則者、必於易經中繹其條理、演爲法則、以諸名家之說及邏輯、因明等、供參證之資、則其所成、或當比今之邏輯、更爲精密也、若如荀子述名之一部、雖詳、而於辭說二部、極略、又效推之法、但用於制名、而未嘗明言其法、墨子於三部、雖略具端倪、而皆未完備、且謬說甚多、其餘諸家、更不足道、則但據名家各書、將見其破碎不完、而無從整理矣、若邏輯則基礎本有不同、如欲依以爲法、則必有削足適履之虞、而使古時名學之真全失、故欲重建

名學之基礎、而使爲一種有條理之學問者、非根於易經不可也、

二闢去一種謬妄之說 正名本孔子學說、上文所引論語繫辭諸說、可以見其梗概、班孟堅曰、名家出於禮官、此言最是、易與爾雅本在禮中、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雅言即正言也、子夏傳孔子之學、故其所著儀禮中之喪服傳、極言正名之學、是名學本屬於禮、而爲孔子所傳者也、後公孫龍等妄欲會孔子之說於墨子、自號別墨、楊子法言、言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今所傳墨子中經及經說諸篇、大概皆其所作、其言務於詭辨、頗近於西洋之唯名家、而不顧實理、故荀子起而闢之、正名篇即因此而作、正名篇所闢謬說有三種、宋慆曰、見侮不辱、其說以爲人來侮我非辱也、知其非辱、則不必報仇、而天下可無爭戰之事、此言蓋因苦爭戰而發、然受侮本有二途、如無故而受侮、則咎不在我、本非辱也、如過市而聞詈聲、雖向我面、未聞有以爲辱者也、如自侮而後人侮之、我詈人而人來詈我、則我必有羞恥之心、是受侮本有兩途、辱否不能固定、使盡如宋子之言、則人皆無羞恥之心、其意善而其說非也、墨子言聖人不愛己、其意以爲人必愛人、己亦人也、愛人不能偏愛一人、故愛己者非愛

人凡愛人者雖損少許人以益多數人亦爲之故我必先損己身以益天下此不愛己之說也彼不知人字有二義必愛人之人乃對己而言有己乃有人也己亦人也之人乃有耳目口鼻心智之人類之人二人字迥乎不同故我自己固亦人類然欲愛人必先愛己惟愛己乃能愛人故仁字從人從二古義爲相人偶蓋必二人始可爲仁若有人無己則何從愛乎墨子以二人字相混其說卽因之而謬矣墨子又言殺盜非殺人也其意以爲盜本人也殺盜則不可謂之殺人此其所誤亦在以人字混看盜本人者人類之人也殺盜非殺人者人字對盜字而言謂不犯法律之人也荀子總上三說謂之以名亂名卽以一名誤用於數處察之以上文所言所爲有名則其謬妄見矣又莊子曰山澤平宋牼曰情欲寡墨子曰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樂此三說皆特反常人之情而不知人人之五官同心同則其感覺知覺皆同聞山澤之名卽知爲一高一下而不可欺以平得芻豢之食卽知其甘而不可欺以不甘也荀子稱此三說爲以實亂名卽以人人易見之實事而欲強易其名也其闢之則用所緣同異察之而已荀子所闢尙有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一條非而謁楹有牛未知其說

馬非馬也、即公孫龍白馬非馬之說、其意以爲馬爲形質、白爲顏色、形質與顏色不同、則其結語、當云白非馬也、今云白馬非馬、則誤矣、白馬者馬類之一種、如前所云華人夷人爲人類之一種、馬者共名、白馬者別名也、此三說、荀子謂之以名亂實、蓋旣誤用其名而併強實以從其誤者也、其關之之法、即用制名之樞要、以分類之法觀之、而謬妄見矣、以上荀子所言以名亂名以實亂名以名亂實三種、在今邏輯中謂之實質之謬妄、尙有法則之謬妄、則古人極少言之者、亦以法則未完備故也、吾人欲整理名學、必先知古時諸說孰是孰非、而除孔子荀子之說外、墨子公孫龍子等、其多謬妄旣如上所言、則安可爲其所惑而不知所從乎、近來名學大盛、而孔子之學、久爲今人所忽易、說者但掇集詭辨之辭、附會西人之說、資爲談議、則恐數年之後、仍歸失敗、而無建立之望也、故爾就管見所得、略述整理之法、兼及闢謬妄之說、願與當世諸君子、一商榷之、

文學與道德之關係

俞漢憶

道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文者、天地之所以行也、道本乎理、渾然獨全、故能立、文本乎氣、發爲事物、故能行、天地非道不能立、非文無以行、道之與文、相輔而成、並立而行也、其關係至切、學者所宜知、不容詳道也、茲約而述之、(一)何謂文學、(二)何謂道德、(三)文德不兼修之流弊、(四)文德並修之實效、(五)求文德不徧廢宜如何、此六義既明、則文學與道德之關係、顯然自可知矣、

(一)何謂文學 文者所以載道也、宋景濂曰、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是故文者、大聖大賢平生力行所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先王名臣畢生策勳功績之所存、傳之無窮、以爲萬世法則者也、如尙書所載、堯舜禹湯文武之勳也、周禮所載、周公治天下之道也、論孟之文、孔子孟子所傳修齊治平之道也、推而言之、易經禮記孝經等、莫非修身治平之道也、若斯之文、非聖賢之有意云然、非史臣之必張而耀之、蓄于中而形乎外、覩其事而傳其實、不得不然也、是故文者、不得已之言也、不得已而囂囂、

非至文也、至於後世以淫麗爲工、以辭藻爲文、紛華迷離爲難得、此文之枝葉、失文之本矣、是可知必存於中、形于外者、而爲文、文不可以強爲也、是可知必讀古人之書、通古人之道、得之于心、著之言論而爲文學、文學不徒詞章之末而已也、

(二) 何謂道德 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朱子曰、道猶路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道德者、本天地生生之旨、而人所必由之路也、舉凡仁愛惠澤、親民育物、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一切凡人之所當然者、綜而言之、皆謂之道德、推而言之、人所應爲之者、盡合乎道德、皆謂之道德、不應爲而爲之、卽軼乎道德、卽謂之不道德、故道德者、律已治人之繩墨也、雖然、非制乎外也、非強而求合于道德之準也、養其根而缺其實、發於言、徵於行、動容周旋、無有不合乎道德者、斯之謂得其正也、

(三) 文德不兼修之流弊 何謂文學、何謂道德、吾旣言之矣、必心得其道、發而爲文學、是文學不能離乎道德也、養根揆實、必求之於聖人之書、詩、非通達文學不能讀之、是道德不可離乎文學也、使但習爲文學、而不養其道德、固無論其不能得於文、即或有之、亦不

過篇章之末、於人心世道、無所濟也、且其弊、一切有傷風教之書、由此而起、賊人之心、由於此、可不慎乎、至於講究道德、而不求之古聖人之文學、固無論其無是理、即或有之、亦不過小仁小義、決不能盡合乎大道也、且其弊必至流於空疏、善惡無所依據、義利不辨、是非不明、亦不可不慎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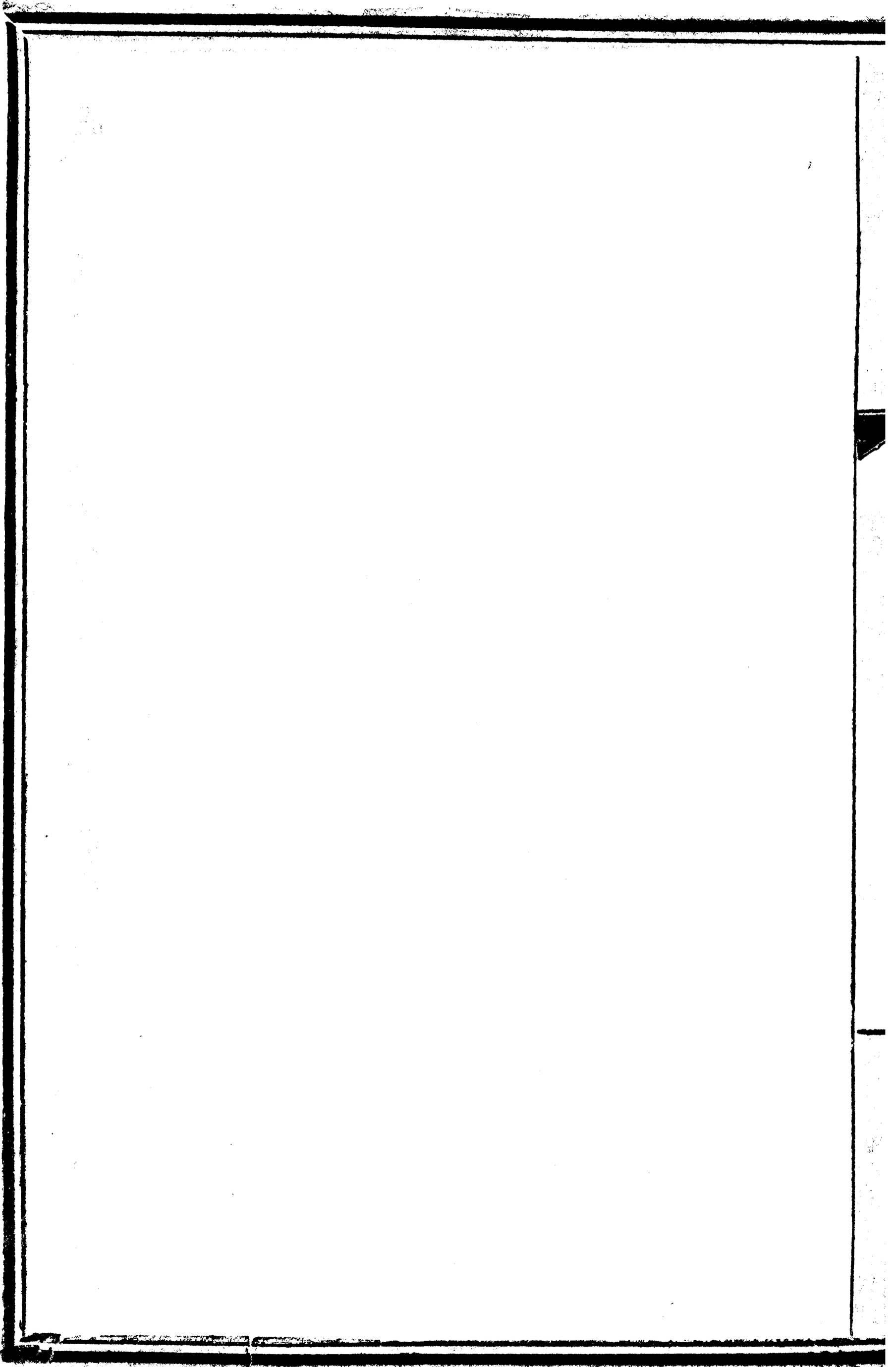
(四)文德兼修之實效 文德不全之弊、吾言之矣、然文德兼全、果何所濟乎、中庸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此道德文學大成之果也、觀唐虞三代之際、文德修而天下治者、可見也、如尙書所載、贊堯曰、文思安安、贊舜曰、濬哲文明、誕敷文德、贊禹曰、文命敷於四海、孔子之贊文王曰、文明柔順、曲臺記之贊文王曰、以文治、伊尹以文教興殷、周公以文教興周、之數聖人者、道德之高、固不容道而治天下、又莫能無文、文德兼修、其效如此、或曰、文德兼成如孔孟、而無濟於當時、何貴乎文德兼也、曰、孔孟之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千萬世治平依之、則是其效及於千萬世也、故學者、誠能學於文明於道、言行相顧、不問必有濟於一時也、小成而小用、大成而大效、縱不

見重於當世、後世必有所藉也。

(五)求文德不偏廢宜如何。文德不兼修之弊如是、文學與道德之兼全與否、其關係豈不鉅哉、然則如之何而學也、即聖人之文、求聖人之道而已、不流於末、不涉於虛、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致其道者自有文也、學者但能居敬以養其內、窮理以達乎外、涵泳乎詩書、醞粹乎仁義、美在其中、暢於四支、如是而學、求其文之不昌、不可得也、柳子厚自言其學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故學者、槩能言語行事、一舉一動、無不本之古聖人之文、證之古聖人之所爲、則其得於道、達於文也必矣、豈有有文而無德、有德而無文哉。

當今斯道凋零、青矜學子、迷於岐途者衆、講文者曰、必讀諸子之書、博通詞藻之學、始可以爲文、經書何所用之、道德不足道也、言道德者曰、時異事變、當今之世、宜採歐美所以文明其國之文化以爲用、聖經賢傳、腐而不足行也、紛紜衆說、莫衷一是、道非正道、文不

成文、茲可痛矣、吾故特揭道德文學之大本、並論其關係之重大、雅老成、幸有以教之、



讀文法

唐景升

我人欲得國學之門徑、必先了解其文法、欲了解其文法、非多讀古文不爲功、然讀文必須有方法、得其法、則事半而功倍、不得其法、雖勞苦而無功、今將讀文極簡易極淺近極有用之方法、畧述於下、

一讀文宜專不宜多 讀一篇文必須得一篇之益、讀十篇文必須得十篇之益、故與其博也、毋甯精、與其多也、毋甯專、與其讀百篇而不得其益也、毋甯讀十篇、讀十篇而不得其益也、毋甯讀一篇、讀一篇而審其用意、明其佈局、臨文時即可摹擬運用、讀百篇而不精、則文自文、我自我、格格而不相涉、

一讀文宜練氣 運氣爲行文一大要事、然行文能運氣、必須讀文時注意練氣、古人文有一筆數十行下者、吾讀時亦須一氣數十行下、古人文有一筆數行下者、吾讀時亦須一氣數行下、文氣急者、我氣亦隨之而急、文氣緩者、我氣亦隨之而緩、文有一段急一段緩者、我氣亦隨之一段急一段緩、如是方能領會其神、此說人或苦其難行、實則不難、可先取古文

中最有氣勢者數篇、熟讀而精思、長吟而反覆、使其文之意象、了然於胸中、其他自能迎刃而解矣、

一讀文宜留意其謀篇佈局 作文如築室然、築室必有一定秩序、先門房、次廳、次堂、行文亦然、某意宜佈置於先者、佈置於後、便不見其佳矣、宜佈置於中者、用之起結、即無精彩矣、此段功夫、全在讀文時留意、讀文能留意、則臨文時、自能井然秩然、不求其嚴正而自能嚴正、不求其變化、而自能變化、所謂得之心而應諸手者、非一朝一夕之功也、

一讀文宜分陰陽剛柔 陰陽剛柔之說、創自桐城姚姬傳氏、實則文之有陰陽剛柔、自伏羲畫八卦、黃帝造文字而已然、蓋人之情、本有陰陽剛柔之分、而題之神、亦在在有陰陽剛柔之異、於是以前人之情感、題之神、而陰陽剛柔之文出焉、在作者、不過用其天機、純任自然、原無強爲陰強爲陽之心、而在讀者、欲得其文之神情、不得不有陰陽剛柔之判別、例如賈生之文、陽剛者也、若以讀陰柔文之法讀之、其文之面貌全失矣、尙能得其益乎、屈子之文、陰柔者也、若以讀陽剛文之法讀之、其文之神情全失矣、尙能得其益乎、再如韓退之之文、

多陽剛者也、而讀者盡以讀歐文之法讀之、其文之面貌全失矣、尙能得其益乎、歐陽公之文、多陰柔者也、而讀者盡以讀韓文之法讀之、其文之神情全失矣、尙能得其益乎、此讀各家之文、所宜分別陰陽剛柔者也、又讀一家之文、亦宜分別陰陽剛柔、如周公之文、纏綿悱惻、若鴟鴞東山諸詩、陰柔文之極則也、而讀文王大明綿諸篇、廣大清明、其神實毗於陽剛、今若混而一之、則陽剛者失其陽剛之美、陰柔者失其陰柔之美矣、司馬子長之文、感慨淋漓、嗚咽欲泣、若伯夷孟荀列傳、陰柔文之著者也、而項羽本紀、淮陽侯列傳諸篇、雄奇跌蕩、噴薄恣肆、實擅陽剛之美、今若以讀伯夷孟荀傳者、讀項羽本紀、淮陰侯傳、或以讀項羽本紀、淮陰侯傳者、讀伯夷孟荀傳、其文之佳趣全失矣、尙能得其益乎、此讀一家之文、宜分別陰陽剛柔者也、又讀一篇之文、亦宜各章自分陰陽剛柔、例如屈原九歌、洞庭秋波、思君悱惻、其湘君湘夫人諸章、憂愁幽思、情韻之美、獨有千古、獨國殤一章、長劍秦弓、左驂右仞、沈雄之氣、超邁之神、實與前數章判若兩途、讀此而猶下氣柔聲、其文之神情全失矣、此讀連類之文、又宜各分陰陽剛柔者也、總之讀文宜隨時審陰陽、隨文分剛柔、姚氏狀陽剛文之

美、如霆如電、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吾謂讀陽剛之文、其氣勢亦宜如之、姚氏狀陰柔文之美、如雲如霞、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吾謂讀陰柔之文、其神情亦宜如之、

讀文法之大畧、既如上述、然更有進焉者、文章熟讀之後、最易遺忘、宜時常默誦、如當夜寢之後、學校規則、不得高聲朗讀、此時最宜默誦熟文、以資溫習、又或遠行之際、寂寞孤舟、偶誦熟文、可破岑寂、古人文車中馬上、陸走水行、簡書鞅掌之時、無非供我讀書之會、惟默誦一法、其殆庶幾焉乎、

無錫國學專修館講演集初編勘誤表

題目

頁數 行數 誤

正

高忠憲易學

一 六 易无之而非是

易无之而非是

二 十八 上良下乾

上良下乾

三 十五 (二)關於黨社

(四)關於黨社

詩經之社會進化觀

三 五 一曰江漢

一曰江漢

四 十 讀緜詩之末曰

讀緜詩之末曰

周禮教育行政

一 十七 已有二百七十餘學校

已有三百七十餘學校

一 十八 合四萬五千萬人

共四萬五千萬人

婚禮概論

一 版心 婚禮概略

婚禮概論

二 十五 則逕遣已之使者

則逕遣已之使者

四 九 入幣無過五兩

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左氏傳禮學概論

二五 苦成叔反響而傲

苦成叔受響而傲

論語政治學

二十九 安置其間

安置其間

四廿二 佚樂者

佚遊者

孝經大義

一十五 然受紼一袍一飽之細恩

然受一紼袍一飽之細恩

一十六 然烏能反哺

然烏能反哺

孟子義利之辨

一六 晰言之

析言之

一廿一 此君子所兢兢者也

此君子所兢兢者也

二七 此生義利之重要

此生死義利之重要

三四 倬倬然見于其面

倬倬然見於其面

孟子之弭兵學說

一九 討論各家弭兵學說與孟子之比較

討論各家弭兵學說與孟子之比較

二四 至極至悍

至猛至悍

四十四 則謂之賊

則謂之民賊

讀史記之研究法

一十 則立竊取之矣

則丘竊取之矣

一十八 亦有支離鄙蔑可笑者矣

亦有支離鄙穢可笑者矣

一廿三 則以為惑於史家又說

則以為惑於史家之說

二六 為必須研其精義

必須研其精義

性理學概論

一七 (注)根據宋史道學傳

根據宋史道學傳

二二 (注)東西賢哲之元學說之相同

東西賢哲一元學說之相同

二四 (注)此即電子組成字太之學說

此即電子組成字太之學說

二五 (注)比男子少紅血輪五十萬

比男子少紅血輪五十萬

二廿一 期治通經致用

期於通經致用

二廿二 不負聖人立教不旨

不負聖人立教本旨

三九 (注)晉之卞壺

晉之卞壺

四四 此為學切之要功

此為學切要之功

四十九 而獨得孔子遺意 而獨得孔孟遺意

四廿四 (注)先生篤信主誠 先生篤信至誠

四廿四 (注)而化及九物 而化及于物

五十四 (七)學理之源流 (七)理學之源流

六三 呂東萊 呂東萊

寶應王白田朱止泉
兩先生之朱子學

四四 俾得供之於世 俾得公之於世

四十四 或如海行之落際 或如海行之落際

朱子一元哲學 三廿一 大要以窮理為先 大要以窮理為先

整理我國古代名學之方法 一十 因而名學不傳 而因名學不傳

四六 僅墨子有言主辭 之周不周而已 僅墨子有言主名 之周不周而已

讀文法 二九 思君悱惻 思君悱惻

二十七 古人文車中馬上 古人云車中馬上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出版

每冊定價大洋二角不折不扣



著作者 無錫國學專修館師範班第一屆畢業生

代印者 無錫美文印刷公司

發行者 無錫國學專修館

代售處 各大書坊

